

SEP 12 1945

# 南風

第一卷 第四·五期

民國卅四年七月出版

## 目要期本

實施憲政之基本工作	力生
亞洲的永久和平(衛爾斯作)	瑜珈
柳州紀行	羅香林
蜀居隨寫	周曙山
幼年之回憶	朱 俠
和珅與勺園(洪煨蓮作)	陸知微
公開的祕密(戰地之三)	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

新華圖書公司總經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



# 南風

吳淞極頂



## 第一卷第四期合刊目次

實施憲政之基本工作	力生 (二)
口罪惟錄與衡史鈔略	鼎芳
論風氣	黃慶華 (六)
亞洲的永久和平 (衛爾斯作)	喻瑯 (九)
東晉的豪族	孟暉 (一一)
美術品及其意義	彭子 (一六)
幼年之回憶	朱悞 (一九)
蜀中三作序	黃天鵬 (二一)
柳州紀行	羅香林 (二三)
口奉題南風月刊	栗
小樓一角	王平陵 (三一)
我所得的教訓	自在 (三二)
緜雲山下	孔德 (三四)
和珅與勾園 (洪煨蓮作)	陸知微 (三六)
蜀居隨寫	周曙山 (四一)
口南風歌	太虛
隨筆兩篇	子孚 (四七)
口山東總督之無稽	楓園
公開的祕密 (戰地之三)	謝冰瑩 (五一)
夜以繼日 (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 (五三)
口編後記	楊聲鴻 (五三)

### 本刊啟事

(一) 本刊自第一卷第三期再版本起，委託重慶民族路二二四號新生圖書文具公司總經理。嗣後本外埠書業承銷本刊，請向該公司洽批為荷。

(二) 本刊以物價飛漲不已，無從訂立定期價目，自本期起，徵求自由定戶。每月一次繳款一千元，每期出版後儘先寄上，按定價九折計算，平寄郵資免收，款盡時結算通知續訂，便利無比。歡迎外埠讀者參加。

# 實施憲政之基本工作

方生

## ——推行法治之歷史階段——

年來我國政治改革論者，有一個過猶不及的通病，非絕響的迷信法治，即盲目的反對法治。著者個人是一個法治主義的信仰者；（註一）但是愚之所謂法治，非僅在編訂白紙黑字的法典，而貴於法律的實施。法律的編訂，其事易；然而法律的實施，則須待法治精神的發揚，有待於民衆習尚的造成；其事難，而其效尤難著。所以中國憲政問題之重心，初不在善良法制的創立，而貴在法治主義的推行。因為法律本身，沒有神祕的作用；法律本身，決沒有『不脛而走』的能力，一定要法律後面有力最爲之後盾。此種力量所從出之淵源，則在民衆。所以一般人的見解，以爲法律可以保障民衆；而不知法律本身，卻須要民衆力量爲之保障，爲之推行。（註二）

可是我們中國民族，因爲法律科學的中絕，素來缺少法治的精神，和法治的經驗；尤其因爲數千年來禮教具體的喪失，更沒有崇禮守法的習慣，根本不知道法律的尊嚴，不

知道法律對於社會生活的關係。辛亥一役，革故鼎新，實在是吾國歷史上空前劃時的突變。這一個突變的意義，就是法治主義的誕生。不幸當此時會，舉國上下，初未有切實的準備來適應這一個空前的突變。以素無法治精神，法治經驗的民族，驟臨此空前未有的法治的新局面，其弊所及，於是青黃不接，輾轍背馳；精神大亂，思想龐雜；是非莫辨，顛逆不分。躁妄者，悍然莫顧一切；謹厚者，奮然喪其所守。政無以惠民，民無以監政。鬱鬱悒悒之象，充塞天下。謀國之士，從而懷疑法治，甚至歸罪於法治。

我們如果純客觀的站在社會演進的原則上，和現代羣治的通律上，來對於法治主義加以公正的估量，自不能作此種武斷。人類是社會的動物，社會是複雜的組織，而法律爲社會生活的要素。在社會生活的要求上，在社會演進的趨勢上，終不能廢法而圖治。中國民族因爲以往缺少統治國家，組織社會的實際能力，遂弄得我們的社會，長期不進。歌頌禮義，而廉恥掃地，正義蕩然；侈言綱常，而卒長幼不分，秩序大亂。我們今日固不可再迷信條文的功用；然而却萬不應

該抹煞法治的真諦，因噎廢食的自塞今後政治的途徑。

總之，歷年政治的混亂，社會的不安，絕不是法治的罪惡；而正是因為沒有推行法治的緣故。商君說：國之亂，非法無用；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以往法治之所以不能推行，實因舉國上下沒有法治的經驗，沒有守法的習慣，沒有實施法治的準備，沒有推行法治的力量。這是我們今日實施憲政之時應該共同體認的歷史教訓。

## 二

然而法治精神的發展，守法習慣的養成，亦非一朝一夕之事。考人類羣治方法之演進，乃有其悠久的歷史的階段。原始民族的社會生活，法律、宗教、道德三者混然不分，往往靠一種精靈的崇拜，自然的崇拜，造成一種習慣的支配力，維持當時社會的秩序。例如最初美洲土人的圖騰主義(Totemism)，以後就普及於未開化的民族。圖騰主義，就是一種拜物的宗教思想；因為那時人類的知識很低，所以因勢利導，利用一種自然的威力激起那時人民的恐怖心理，造成一種忌諱的行為規範，使不敢作惡。同時又利用這種共同的物的崇拜觀念，使發生內部的精神的聯絡，結合其血統的集團，造成共同的信仰；使他們能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共同戰爭，共同生活在一種原始的平和與秩序之下。自圖騰消滅以後，又有一種泰浦(Tapu)甚為流行，而且與近代法律制度，法治精神的發達，有極大的影響。原始羣治方法最初的變遷，就是從拜物到拜人，從圖騰

### 實施憲政之基本工作

的信仰，到祖先的祭祀。這一種方法的變遷，對於當時社會政治的影響，甚為顯著。社會方面，從母系的社會而為父系的社會，於是多數的血族團體，就變為少數的氏族生活，而父權的家族制度，於以確立。政治方面，因祖先的神化，統治國家的首領，就取得了祭祖先的特權；此種祭祀權的獲得，就是那時政治統治權的基礎。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也把「祀」與「戎」平視為國家的兩件大事。

羣治方法演進到古代開化的民族，就有神化的法典的產生。如紀元前二二〇〇年巴比倫的Hammurabi法典，係刻在巴比倫王石碑之上，在碑的上面，畫了一個太陽神(Samas)在那裏把法典傳授給王的神情。這就是法律威權寓於神權的一種宗教思想；除了那個圖以外，同時還記載王的武力與功德；且謂：「法制律，定正義，以增進人民之幸福。」由此可見法律演進的過程，初為宗教的，後為倫理的。我們中國古代的君王，也往往以神道設教的方法，來統治民眾。所以那時對於統治者的尊稱，即為「天子」。而漢高祖且因造了所謂赤帝子殺白帝子的寓言，來造成他統治的權威。這與西洋法律進化的過程，若合符節。

政治學上的「神權說」(Divine Theory)，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固然毫無價值，可是西洋的政治却受了他很久的支配。直到了盧梭(J.J. Rousseau)「民約論」起來，法國民族革命成功了以後，「神權說」才開始動搖；然而他在西方社會的潛力，也還不能說已完全消滅。而其對於維持社會，以及推動法治演進的關係，影響與功績，則當為研究法律進化的

禮法家所不能忽視。

我們中國的歷史，固然與西洋不能完全一樣；然而法律進化歷史的階段，自亦為今日關心治道者所不能不注意。吾國羣治方法，除了神道設教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禮教。而禮的意義，與法又最為近似，而最有關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註三）「禮者，因人之情欲，而加以節節」；（註四）「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以下，則必以法數制之」。（註五）「朱子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言禮，意義甚深。推理之原，則本乎性矣，所謂天理節文是也；禮之用，則顯於萬事而無不任，所謂人事之儀則是也。禮之原即天理，此不變者也；禮之用，即儀則，此隨時而酌其宜者也，故曰五帝不同禮也」。（註六）梁啟道先生，對於禮與法的關係，看得最透徹，謂西洋 *Proti* 字，可作禮與法之異稱。（註七）不幸「後生無知，把這種禮的精神，完全誤解了；因此禮的功用，也無從發揚；到了現在，竟妄曰「吃人的禮教」，一定要打倒他，這是昧其原，而不知其用也」。（註八）

時代與時代的關係，「是兩石間投的連錢波，非周線各別之二圓形」。現代的學者，祇是盲目抄襲，忽略了法律進化的歷史的階段，禮教既已打倒，而法治的基礎，却因此而無從建立起來；此吾國之所以不治也！

### 三

近幾十年來吾國政治改造，便因為忽視這一個歷史關係

，致維新變法的結果，新法律和舊習慣，初未發生任何關係，任何影響；一方面當局者，新其所新，法其所法；而民衆仍舊其所舊，習其所習。改元以後，國人仍是急於求功，粉飾承平，不求其本。皇皇憲章，雖已集世界憲法之大成；然而考其成績，但見毀法亂紀，反抗破壞；非特未收切實奉行，長治久安的實效，反在民衆心理上，貽一「朝三暮四」的見異思遷的惡印象。

國父有鑒及此，所以分建國的程序，曰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這一種建國程序的劃分，自有他豐富的經驗，遠大的目光，以及從實際政治經驗中體認到的精深的識力。我們從這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以及國父的精深教訓中，應該深深的體認出今後改造政治的一條新的歷史演進的途徑來。這一條新的途徑的意義，就是要認識法治演進歷史的階層，一致努力於國民新的生活習慣的養成，來培植今後憲政和法治的基礎。這是訓政時期的重大任務！

近人梁啟道先生嘗說：中國此刻欲求憲法的成功，必先從養成新生活習慣和新禮俗入手，因為：「（一）中國今日所苦，在任何法律制度之無效，而非在那法制的不合適。不合適，可以制；若無效，則更制新的還是無效，制之何益。其所以無效，都因為意識要求與社會事實之不伴」（二）一個法律制度雖出於意識之創作，要莫不有與之相應的習慣為之先。否則是不來的。但中國今日與新制度相應之新習慣在那裏，我們實在一些也看不出頭緒來。照我眼光看起來，將必為新禮俗之創造，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組織構造，要於禮

俗表着之，確定之；而不是以法律，替換過禮俗。(三)中國社會過去之散漫，今日之紊亂，無法可以形成一部份優越的機械性勢力。因此亦就無法可以產生一優越有力的意思要求，壓倒其他。(四)從中國固有思想，與西洋思想之矛盾衝突，西洋近代思想與最近思想之矛盾衝突，使得中國人迷亂紛歧，無法可以構成一部份優越的理性勢力。因此也就無法產生一優越的意思要求，壓倒其他。(註九)

著者在十幾年前，曾痛切指陳以往政治社會改造的缺點說：『過去社會運動者，政治改造者的通病，都在急於圖功，忽於根本。以致形式上的發展，失其附託之根基；人民知識程度，與政治社會的體制，遂呈現相去萬里的大空際，甚至輾轉背馳的大危險。』(註十)不幸到了十餘年後的今日，此弊仍復存在。悠悠萬事，宜務其本；希望今日關心憲政運動者，不要再蹈以往的覆轍，不要再躡等了推行法治的歷史階段，不要再忽視了實施憲政的基本工作。質言之，我們不能待事表面形式之爭，而要實事求是，埋頭去做基層工作，循着推行法治的歷史階段，來奠定憲政發展的不拔基礎。

- (註一) 參看拙著：中國社會治亂之關鍵(中央日報十年六月十六日)拙著：唯法論(東吳法學雜誌五卷三號)
- (註二) 拙著：憲政之展望(申報月刊三卷一號)拙著：現代憲政論自序(中華書局)拙著：訓政與法治(中央日報二十年三月二日)
- (註三) 坊記。

實施憲政之基本工作

- (註四) 檉弓。
- (註五) 曹國篤。
- (註六) 熊十力：說禮(華北日報四月二十六日哲學週刊)
- (註七) 嚴復譯：法意(首章附註)
- (註八) 同註六。
- (註九) 引梁漱溟：中國此刻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原文(大公報))
- (註十) 拙著：今後中國社會運動之方針。

罪惟錄與明史鈔略

鼎芳

罪惟錄一書，張冷僧先生曾考證為莊廷鑑明史之再刊，今以明史鈔略比讀之而益信；如成化光傳，鈔略之所記，罪惟錄大率有之；且行文亦多相同：如云『以江南道澤多走險，不利並關。』又如『一閩地悉平。』光緒大獄同為名將。大獄務持重，又無餘孽，發，無不立碎。』皆文字相同者也。又鈔略傳未有云：『東南名將，輒首一嘗處，稱大獄為龍，繼光為虎。』然大獄每以不得錄之出於莊史也。『罪惟錄即以附于論中，益可見查中云：『江西警，督府徽繼光而行，既達，露布以聞，軍警遂震。』鈔略無『捷』字，語遂不具。又如『一機檣敵台，翼然壯麗，』鈔略翼作翌。此皆鈔略之誤脫也。實即莊廷鑑明史之再現也。之恨，罪惟錄之出，實即莊廷鑑明史之再現也。

# 論風氣

黃慶華

風氣是什麼？簡單的回答，是人類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生活趨向與意識趨向。它是一滴過滴的，久之，竟變做一種習尚。所以說「風習」，「風尚」，或是「風俗」。有時候影響及於教化，所以說「風教」，「風化」。也有時候薰陶成一種特立獨行的「風度」與「風格」。但無論其普遍與狹窄，社會的風習風尚也好，造就成個人的完美底風格也好，對於風氣的造因與養成，都不能忽略。

隨着時代的進展，風氣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吹蕩與流轉。但是，每每在大時代的到臨，會起着急激的飛躍，會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來。因為人的心理往往有固執性的，積習既久，便會因循固陋，抱殘守缺，懦弱，繳倖，鬆弛，渙散，甚至於縱慾，驕奢，放浪，淫逸。到了極端，一般憂時之士，便喊出人人心裏裏喊的呼聲，站在時代的前頭，開創新的風氣，以救時代的窮乏。憑着它，去清明政治，去改革社會，去建設文化。但事實上，風氣改造了國家社會，去補救國家社會的危殆偏弊。同時，國家社會的現狀也會造成新的風氣，使趨於纖弱或轉為強勁。

十八世紀末葉，中國有個偉大的思想家——章實齋（一七三八一—一八〇一），他曾經對乾嘉時代的漢學家專注重訓詁考釋，以為這便是學問的風氣，要求改正。所以大聲疾呼

地講求實證實用，講求性情功力。但在當時的環境中，他竟抱憾一生。嘗發為前人所未發的風氣論。他說：

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閉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時弊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為新氣之迎。敵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為末流之說。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僅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以濟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原學下）

所以一種風氣，其形成到衰退的過程，其持世救偏到趨時衰敝的心理，是相似地循環無已的。它的成立，往往是出於精偏救敝，但是到了既成之後，本身便有所偏，有所敝。這種偏與敝的漸次擴大，一種新的風氣便又取而代之。可是在偏敝的期中，往往有修正的和激烈的改變之不同。所以改良者和革命者的分別就在這裏。有時候務實需要經過一番悲壯慘烈的磨練，才能醫治那深植的病根。要徹底澄清的刀兵水火，才能洗淨積習的污濁，所以不徹底的改革，往往是無濟於事的。可是，章氏生當乾嘉時代，政治的腐爛不遺餘



力，學者在不敢以天下之心爲心的環境中，他所說的風氣，不過僅就當時的學術而發。其目的實在想重復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以開風氣罷了。故說：

學業將以經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集而後人更之。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孔子：孟子：韓子：程朱：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開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啟，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敝……因其敝而施補救……風之敝，非偏重則偏輕……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中正之宜也。好學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內篇卷六）

這段話，正說明學術要能開創風氣，和挽救風氣的偏弊。才是經世致用之學。學者所以開風氣，而不要趨風氣，才能進退前人，以補世變。所以要開風氣的理由，正不是與衆低昂，隨波逐流，而求有以自得的。故必本於誠實痛癢的真性情，爲之開創，纔能自得於心，力矯時弊。而其要在因時制宜。明白時代進化的趨向，然後可以求得補救偏敝的方法。因之，必有堅固不拔的定識，才能明辨風氣進趨的是非。照他的說法，所謂風氣的開創者，必本於性情（才）學業（學）與天姿（體），但要兼其才學識三長，自不是人人都可能。所以開闢風業，也必賴一般先知先覺，高明卓識的所謂「歷史底人格者」爲之領導。久之，方能成爲一種新的風氣，去救濟時代的弱乏，和衰廢的世運。

章實齋死了以後，約莫十年的光景，曾國壽（一八一—一八七二）便產生出來了。他畢生以轉移風俗，陶鑄人才爲己任。也就是他學問事功成就的地方。他以為改革風氣的積弊，應該先從自己本身做起。也就是提倡身體力行底「身教」的辦法。他的政治生命很長，也很得意。所以他往往就政治方面立言，以說明改革風氣的方法。他說：

治世之道，事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主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速而且廣也。

今與諸君約：多作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勸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才亦由此盛矣。

這也正好是他所說的「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滯澁之風」的引申。而這種學說，正從儒書中修身的道理，體會出來的。

所以無論在學術上也好，政治上也好，要開創風氣，都賴有志之士去提倡，都賴教育去完成這種任務。古今來大思想家成材，中外國家，其命運能夠綿延不斷的。莫不由於在衰廢不振之時，一般有志之士以至誠爲天下倡。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呼聲，吹激那時代的號角；來再造文明，因爲社會的惡習，民生的彫弊，政治的腐敗，文化的衰退，常常充塞着有志之士底心靈世界，從而發覺着深遠的需要，而爲一種強勁的洪亮的呼召，普遍的散播着新思想的種子，新運動的芽苗，到這時候，便又宣布新的風氣在成熟了。

在世界歷史上，中世紀的宗教新信仰，是一種風氣。十八世紀的人權運動，思想啓明，是一種風氣。乃至近代科學昌明，工業發達，也是一種風氣。偉大的哲人，往往提挈起時代的精神，領導時代，向前邁進着。在中國，也有過多次轉瞬時代風氣的大運動。五季風俗的敗壞，宋儒以砥礪名節，一餓死事少，失節事大之說，矯正姦阿之習。這是一種風氣。明末清初的士夫，駁春秋夷夏之防，播冠帶沉淪之痛，也是一種風氣。直到現代中國的開端，辛亥革命前後，五四運動，北伐軍閥，和抗日戰爭，這期間，更有國父中山先生和蔣委員長的前後領導，開創風氣，纔能至於現在。

風氣的成立，不外要改革現實的缺點，和發揚時代的精神。所以在它形成之初，往往是好的。但久而久之，積弊又在新的風氣中作祟，而把新風氣的精神轉為消沉渙散。惟其是這樣，所以要改革，所以要開創，所以要不斷的改革與開創。但是它的改革與開創，也依傍於客觀存在的事實，生存進化的軌跡，和人心之蓬勃或消沉的狀態的。風氣的領導者，就是能以高瞻遠矚的眼光，特立獨行的修養，去體會觀察，去把握時機，去順應潮流，以至於成。所以風氣的養成，在於時代的先知者去領導，也在於一般大眾的開風氣從。前者在於個人的智慧，後者在於教育的普及。但是，要使風氣影響及於國家民族，遠於富強康樂的理想，還要靠政治的力量，去鼓舞起成廉潔有為的政治社會。因此，在歷史上，政治方面，往往造成了偉大的革命運動，來改造當時腐爛解脫的世界。文化方面，往往造成了很多偉大的講學運動去鼓舞

言行，養成文明的頭腦。所以政與教是改造風氣而趨於良善的根本，也往往是善良風氣敗壞的原因。

在養成與開創善良風氣的過程中，也不一定是很順利的。它的吹蕩與流轉，正每遭遇到不少的荆棘，不少的障礙。所以在目前，要創造人類互助互愛的永久蕩漾的風氣，更應把那罪惡殘殺與侵略的風氣洗刷乾淨。須知天下一家的永久和平的世界，終會實現。而且在每個人的眼前，當下便是努力的機會。祇要有見識，有志氣，有血性，有責任心，我們便可以從本身做起。俗語說，勿謂善小而為。須知風氣的養成，就是由少數有志之士去倡導。時代是前進的，生命是不斷的在創新，祇要不甘於自暴自棄地承認是個時代的落伍者。那末，我們便可觀察時代的巨流，把握現實的環境，走上時代的前頭，開創風氣，轉移風氣，引領人類到互助進化自由光明的大路。

維他益

( ) ( ) ( )

**新 型 營 養 食 品**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出品

歡迎批發

中國糧食工業公司

業務處 鄒容路一四號

本公司各支店及各大大藥房

# 亞洲的永久和平

璩 珈

（美國前副國務卿塞納·衛爾斯氏所著「決策的時候」一書，為最近暢銷書之一，本文即係節譯該書中的一章。）

如欲獲得政治的穩定，經濟的安全及和平的進步，那末到了此次戰爭結束之後，亞洲及整個太平洋區的國際關係須有激劇的調整。那裏的局勢是充滿着爆炸的因素。假使歐洲及其他西洋列強能從事一種必要的調整，方可挽回那種局勢。如若不然，除了時期的混亂之外，就不會有別的展望了。

我認爲凡是世界列強，祇要在未來的國際組織中，願意接受下列的基本原則，即：任何國家都不能享有統治其他民族的無限制特權，如此則新的國家主義力量，很容易導之走上和平與建設的途徑。他們必須承認，所謂殖民國家應有尊重國際組織所代表的世界輿論之義務，他們在殖民地的行政措施應以被統治者的利益爲前提，而主要目的爲扶植殖民地人民的自治。這個原則確立之後，還須有積極的機構去付之實施。

在遠東方面，這種機構所當立刻應付的問題，約有下列四類：

一、朝鮮問題。中美英三國領袖所發表的開羅宣言，聲明到日本戰敗之後，它們須扶助朝鮮，「到相當時期，恢復其獨立，此事項蘇聯亦表同意。所謂『相當時期』這幾個

亞洲的永久和平

字會引起了若干朝鮮愛國分子的不安。然而我們必須明白，朝鮮人民經過了日本三十七年殘暴的統治與宰割，在日本統治的蹤跡完全消除而該國恢復獨立的經濟體系之前，必須經過若干時間。朝鮮人需要充裕的時間去加強其自治政府的筋骨。同時，很顯然的，在朝鮮人民能完全自行供給其自治政府的一切需要之前，須有友邦去援助他們。

凡與朝鮮獨立和遠東局勢穩定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在世界組織的最高支配之下，都應當出力援助。關於這件事情，中國、蘇聯及美國自然都有參加的必要。

此項自治制度，到朝鮮人民表現出獨立能力的時候即行結束。在結束時期降臨之前，凡是受委託的國家，將積極促進選政於朝鮮人民的工作。

二、第二類的問題包括遠東若干被殖民國家所統治的民族，但這種民族在最近的將來已有享受自治的能力。此類可拿印度來作代表。

印度已有獲得自治政府的決心。不論英國的守舊派或美國的極端自由主義派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倘在戰後再繼續着目前的這種僵局，勢將嚴重地危害遠東的和平與穩定。現在遠東的獨立國家，更不必談受外人統治的不獨立民族了，不僅都極度同情印度領袖們的志向，並且把戰後如何措置印

度的辦法，視為西洋列強對於大西洋憲章是否誠意的試驗。荷屬東印度問題也可歸入此類。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差不多已經解決的了。一九四二年荷蘭流亡政府曾宣布其決策，到荷蘭解放之後，將制定新憲法，對於荷屬東印度人民將賦之與荷蘭人民同樣的自治立憲與個人自由權。如能實行此項諾言，則荷屬東印度的人民將有決定其本身命運之權，而國際托治制度對他們也就無所需用的了。

三、第三類中包括緬甸、馬來亞及英屬越南的問題。這些國家在趨向自治政府的途中，已走過了第一個里程碑，但尚未達到能完滿運用自治的階段。世界組織之對於這些國家，經由國際托治制的最高機構及區域托治組織之實施，必須證明它們有權去限定宗主國的行政措施與世界組織的行政方針相吻合。這可以保證日後每一措施都是以促進各該殖民地自治的目的進展。我並且建議區域的托治組織，宜由英、法、中、澳及紐西蘭參加，而將來非列濱共和國成立之後，也可以參加。區域托治組織。我覺得似有許多理由和需要，將來每個區域組織的地點，應設在馬尼拉。

四、第四類包括西南太平洋的若干殖民地民族，他們尚未開化，顯然還沒有自治的程度。南太平洋各島，如新畿內亞的土人即為一例。世界托治制最高機構，經由區域托治組織，對於這種殖民地，也像對於第三類的殖民地那樣，必須絕對控滿宗主國所設的當地政府。這可以保證被統治的民族，獲得公道與公正的待遇，而其天然資源的開發應為他們的福利着想，而不是為了宗主國的剝削。並且還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促進他們的教育，改善他們的身心，俾其子孫將來也有自治的能力。

我們在研討太平洋這種未來可能措置的時候，當然假定

開羅宣言的諾言，必將見諸實現。據該宣言聲稱，數十年來日本自中國劫奪的領土，將一一歸還中華民國的主權，而第一次大戰後日本所得代管權的太平洋各島，將由國際組織利用之為謀策國際安全的根據地。

因此之故，在美國及蘇聯等正常而繼續的參與太平洋事務之外，將來東亞的真正新秩序，決不是日本的那種所謂新秩序，其中當包括完全恢復了失地的中華民國，澳洲及紐西蘭自治領，菲列濱及朝鮮獨立民主國，自治領或獨立的印度，或在荷屬帝國中自主的荷屬東印度，還有削減了日本；而日本至少要有相當年歲的時期，必須置之於國際的嚴厲管轄之下。

必須剝奪日本所偷竊的土地，這是毫無疑問的。而在此大戰爭之中，對於美國及其他國家人民所施暴行的日本罪犯，不論大小，均須一一予以嚴厲的處分。且須在國際組織管理之下，解除日本的武裝並防止其重新武備。但正像格魯大使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那樣，如果把蒸汽關閉在一個器具之中，嚴密地使它絲毫沒有出路，則不可免地將有爆炸的危險。因此之故，我認為如何處置日本這個問題，將為美國未來安全及能否建立永久世界組織的決定因素之一。

在我看起來，這個問題唯有一種積極的接近途徑。這個途徑牽涉到三個主要目標，我們對於這三個目標應當始終不懈的去追求：一、應有堅定的決心，出力擬議有效的世界組織，而對之作種種必要的貢獻。二、繼續消除日本的武裝。三、締定自由經濟政策的國際協定，俾日本人民的能力及企業也有一條發洩的出路。有了這條出路他們也就可以逐漸改善其人民的生活，而不必再去危害世界的和平了。

# 東晉的豪族

孟 暉

## 一、東晉社會經濟一瞥

### 一、東晉的偏安是一羣名宗豪族的偏安

東晉的偏安不是一個政府的偏安，而是一羣名宗豪族的偏安。司馬氏只不過在名義是帝室，實際上政權軍權大半都集中在庾桓王謝等豪族的手裏。

司馬氏渡江的初年，景况頗為狼狽。自八王之亂起（元後三〇〇年）後，江東世族在中原作官的對政府甚為失望，都已經歸東歸。石冰、陳敏率流民騷亂（三〇三—三〇六），南方成了無政府狀態，他們又聯合自衛，居然得以保全了家鄉，未被蹂躪。當時天下大亂凡十餘年，而江東獨得安全，都是當地豪族自己維持的力量，這益發使他們自信心加強，氣益極盛。司馬容與王導處在這種環境下，既沒有什麼兵力，賦稅又不易收斂，只好借西晉以來傳統的「寬政」為號召，竭力敷衍江東的名宗豪族。就在此時「海內大亂，中國士民避亂者多渡河」，而自荆湘江三州順流而下的也不少。這大批難民有零散地逃來的，有結成團體逃來的，也有攜帶宗族部曲逃來的，尤以後者的勢力最不可侮。他們渡河的目的當然在「家比欲求全活」。但庶民欲求全活就得設法解決生

### 東晉的豪族

計，依據北來的政府及豪族的保護；士大夫欲求全活就得設法團結宗室，攫奪政治權位，佔有土地。於是南北豪族的磨擦自不能免。東晉初年的執政處於二者之間，表面上不偏不黨，但暗地裏處處袒護北人，自是意中事。江東豪族的態度分成兩派：一部分如顧紀賀甘諸族，以為司馬氏終是帝室，擁護這個政府總還可以安定江東的政局，又見南人既無法消滅北來的豪族的勢力，則不如和他們妥協合作；另一部分如錢璠周總等，則怨恨北人，竟以武力圖謀叛亂。兩派中幸以前者較有勢力，司馬氏就用他們的協助，漸漸穩固了建康政府的地位。自元帝即位（三二七）以後，收復了江荆湘諸州，北來的豪族遂以其銳敏的政治手腕和強凌弱的方法，勢力進展得極快，十幾年的工夫他們便把持了中央的政權，佔據了各地州府實權的位置，結聚朋黨，廣佈宗親，於是南方本土的豪族只好消聲斂迹，無法再和北人抗衡。北人既然鞏固了自身的地位，他們就借藉政治的力量，在江南各地併大量的土地，壟斷商業的活動，侵奪聚斂，飽受賄賂。道王敦祖與蘇峻的亂事過去，到了「三庚治世」（三二九—三四五）的時代，北來的豪族已大體穩定了基礎，在政治上已佔了

上風，在經濟勢力上也足以和南上的豪族相抗衡了。自此以後百年之間，他們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勢力日益增長。庾桓王謝諸族中也確實出了一些人物，非江東人士所可比擬。這樣到了劉宋的元嘉盛世（四二四——四五三），江東以及南方各地第一流的門閥幾乎都是北方的「流寓之士」，南人絕對不能與之爭強了。在這種情形下，南人只好容忍，但心中自然不免怨憤，宋末桓靈騷亂說，「我輩還東掘顯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輩（按南人呼北人曰儉）度，妨我輩塗輒，死有餘罪！」然而事已如此，南人也無可如何了。

北來豪族不僅和南土世家爭勝，而且和東晉帝室爭權。初渡江時，司馬氏勢力孤弱，爲了穩固自身的地位，不得不敷衍南方名族；迨北人勢力強盛後，又不得不敷衍北來的名族。爲了敷衍名族，執政者不得不以「寬政」號召，美其名曰「清靜爲政」，事實上只是放任寬縱。這種政策的結果固然免強維持了司馬氏的宗廟社稷，可是他促成了豪族勢力的養成與政權軍權的分化。爲了豪族的政權和江南地理環境特殊，東晉依然承襲西晉的政治機構，每州置刺史以治州，數州置一重鎮，立爲軍府，州府合而爲一，綜攬一方的軍政大權。僅治一州的刺史，沒有軍權，勢力就很薄弱；若以上品將軍的名號都督數州軍事，統領大州，持節專制方面，這個職位便等於一方的霸主，中央就很難支配他。中央政府既把軍政大權分授給十幾個重鎮，自己所能直接統治的區域就很狹小了。這些重鎮和行政的關係便只賤了君臣之間個人忠義的關係

，而失掉了中央地方政府正常的關係。能盡巨賄的，如陶侃三廩，則成爲一方名州府；若懷抱野心的，如桓溫桓玄，便可圖謀叛篡。在這種政治機構中，軍權是極其分散的，像荆江徐南兗諸重鎮，兵力都不在中央以下。財政收入更無法統一，每個重鎮都在他管轄區域之內收斂賦稅，自由扣留州府支用所需，然後把餘額解送中央；有時竟不解送，且反向中央勒索。因此東晉一百餘年建康政府的財政總是極端困窘，諸重鎮反而富有餘資。這種種制度自然是豪族們自己造成的，所以他最有利於豪族勢力的增長。他不僅使得豪族們可以掌握一切政權，而且一度高官就可以門積千萬，成爲大地主大資本家，下可使使庶民，上可左右朝政，累世權貴，「一宗榮赫」，成爲一代門閥了。

## 二、肥美的田園的所有人都是名門世家

東晉時代，江南的土地分配是極不公平的，小自耕農較少，各處肥美的田園都在大地主手裏。大地主大抵都是名門世家，名門世家很少不是大地主的。刁協的後代「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山陰孔氏「以富驥自立」，「產業甚廣（僅永興一處別墅即佔地二百六十五頃）。」謝氏自謝安以後勢力陡強。至晉宋之交，謝混一支即有「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謝氏諸房田產廣佈於江東各地。王氏則宗族最盛，多「廣營田業」，與謝氏相埒。他如庾庶、魏習、顧諸氏，都是「奕世豪望」的大地主。就連名將陶侃也「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這些大地主

手下有大批佃戶。有些佃戶是普遍的傭戶齊民；有些是法律上特許的「蔭戶」。(曰佃客，典計，衣食客)，對國家不是賦役，獨入地主的「家籍」。自魏末以來，蔭戶本有定限，但豪族都不顧法律，依仗勢力大量隱庇，政府也無辦法。備嘗之下，在大地主田場上工作的還有傭傭和奴隸，奴隸在田場上工作久了，地主有時「免奴為客」，把他們提升為佃客。大地主的土地並不集中於一處，多半分散在四方，因此管理頗不易，名族多半任用專人或令子侄宗人專力經營。他們憑家籍來管治佃客，徵收「稅直」，用「文簿」以紀錄財穀收支，倉庫中常備有大量糧穀，經營田業很得點技術。農田以外，豪族們都爭着「封固山澤」，把大塊的山林沼牧據為己有，廣至數十百里。封固的目的在壟斷礦產、木材、漁業、牧場、和灌溉的水源，庶民漁牧樵採都不得納稅。這種風氣在東晉時極盛，三至六年政府曾一度打算阻止，沒有效果；直到宋大明之世才訂定了占田的條例，但也不過是具文而已。豪族既封固了山澤，他們用以經營果園和畜牧外，還養許多工人作手工藝。自漢末以來江東人就講究園亭，入六朝而極盛，每個富貴之家都要經營幾個名園別墅，種花藝竹，小的或建於建康東北郊外，大的則或周圍數十里，含帶山水。在貧富懸殊的東晉畸形社會裏，園亭別墅是最刺眼的表現，然而這裏面却產生了不少歌詠自然的詩賦、藝術、玄理、與雅興幽情。

大地主的土地所得的利益既如是之豐厚，他們對於國家的負擔却很輕。按自魏世定租調制後，西晉仍之，田租畝四

升，戶調則「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渡江初年擾攘之無法徵收租賦，至三三〇年始重整田賦制度，定「十分取一，率賦稅米三升」，三六二年復減為二升。戶調則「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丁女並半之」。在豪族「隱戶」極盛的時代，此種制度很不容易認真推行，到了三三七年復權宜「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唯獨在俊之身」，三三三年又改為口五石。這種改革用意大約是使自王公以下至庶民佃客，每人都不得逃避租賦；同時政府方面的收入也可略加多。總觀東晉的賦稅制，似乎農民負擔並不算重。丁役之制，男女十六十七歲半課（東晉末十三至十六歲），十八（東晉末十七）至六十正課，正課每年事力役二十日，兵役隨時舉徵（事實上兵役很少徵辦），則課役負擔也不算重。不過少數的小自耕農，事實上隨時被強制徵斂勒索，為豪強貪吏所役使侵凌。佃戶對地主的負擔雖乏記錄，但以西晉佃租情形例之，一定是極重。

### 三、江南都市的繁榮和豪族的壟斷商業

除了西晉晚年梁益荆湘諸州及江揚北部因流民之亂受些打擊外，東晉百年間南方商業的繁榮大體能夠維持。江南商運多靠水路，長江是一條幹線，自江陵至瀟湘南船上下如林。江陵是長江中游第一大城鎮；武昌漢口二處也漸次發達了。起來，豫章、尋陽、蕪湖都成了商業的城市；建康已是數十萬人口的大京都，秦淮兩岸有市十餘，每年來往的商船以一

萬計」，朱雀橋以北御道左右成了一片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區；建康以東的京口也開始成了一個商鎮。自洞庭而南，長沙是一大交通中心，南齊南海商業中心的廣州。廣州在東晉時是最繁榮的對外貿易港口，南海的商舶雲集於此，六朝人夙以廣州刺史爲肥缺，南齊時諺語說，「廣州刺史但往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自建康向東南是吳縣與會稽，山陰已成爲十餘萬人口的大城，經孫吳至東晉這一帶開了好幾條運河，故建康商貨可暢通會稽。建康以西，以宣城爲最繁榮。江北之合肥壽春淮陰等處以地當過陸，不及以前；惟廣陵襄陽，尙能勉強保持繁榮。江南一般的城市與以前北方的略有不同。北方各城市中與里是分開的，原則上店肆不得與閭里混雜，貿易只能在市內舉行。南方則有些城邑是從小的縣城或津口驛站發展而成的，初爲草市，繼而成街，所以店肆多不在市中，遂與居民閭里混在一起。廣陵襄陽諸地皆如此，建康更是好例。建康宮城以外並無城郭，市街閭里都散在秦淮兩岸，市區往北直達宣陽門，自桃葉渡青溪以東漸入權貴的住宅遊覽區罷了。

在各城市中自由商人相當活躍，東晉政府對商人取壓抑政策。商人在市裏開店肆要交納市租（市估），買賣要納交易稅（約百分之四），稅額皆不高。商人最感麻煩的是關津稅及墟稅，這種稅半合法半不合法。本來此稅收目的在用於道路運河桁梁的修繕，及交通秩序與治安的維持，但各重鎮則借此作了勒索商人的機會，甚至有時爲了政治關係，竟根本斷絕商運。

商業最大的問題還在豪族的壟斷。東晉時真正的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都是豪族。官僚士大夫務商，在兩漢時本爲法律與論所不容，但自西晉以來已成風尚，至東晉而更甚。東晉的豪族都以雄厚的資本，任用宗人僕役代他們經商。他們依靠政治勢力，可以免掉各種賦稅；壟斷南運事業，商品於市場，他們有大隊的商船，在各城市設有貨棧（邸閣）及店肆，普通的小商人自然無法和他們競爭。當時各級官吏幾乎沒有不作買賣的，「無園田商貨之業」的是很例外的了。當時一般豪族依靠商貨所得的利潤，有時遠在園田生產以上。

不僅商業如此，工業也有類似的畸形現象。東晉工業仍以家庭手工業爲主，各城市都有很多開着小肆的工匠，多半是一個小家庭的人合作經營一行工藝，如陶器、竹工、漆器、金銀銅器、鍛冶、琢玉、傢具、編織、車輿、牛馬具、佛具、膏脂、燈燭、樂器、冠履、皮革、釀酒、餉節、醋醬、屠畜、製脯及鹹魚，以及紡織繪帛葛麻，和染織。珍貴品製造的原料多半來自南海。每行工藝技術多是父子相傳的，他們以一家人爲單位，沒有什麼行會工會。除了這些普通的工業外，官府有官府的工業製造機關。建康政府依傳統設立有諸冶、尚方、中黃、細作、紙官等等，多以刑徒官奴爲工人。各州府及郡也常設置官辦的機關從事製造。至於豪族們，因爲都是巨富，生活極其奢侈講究，也往往在家中雇養大批的工匠，專爲自家享受而製造。他們封園山澤以壟斷原料，到南海及遠方販購原料，在自己的莊園上設置工肆。豪族自家工肆的出品自然多半爲了族人享受，但也常常銷售於市場。



，一般自由小手工匠自然無法和他們抗衡。所以江南的豪族們不僅是大地主，工商業的壟斷使他們都成了勢力極其雄厚的大家。

#### 四、豪族們又有封邑的賦稅和厚祿贓賂

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與工商業資本的活躍，已經給江南名門豪族奠定了堅固的經濟基礎，除此以外他們還有另外的收入。他們多半有爵（魏末以來改定的五等爵），有爵即有封邑，少則一二百戶，多至三五千戶，封邑的一切賦稅收入都歸他們享受。他們又有厚祿，祿制仍依漢制，自百石至萬石。但在東晉的財政制度下，一切賦稅的收斂解送都委託給各級地方長吏，每年稅收由着他們任意扣用，公私不分。一方重徵自不必說，即使作個郡守縣令，額外的收入總比正祿多數十倍。所以東晉時士大夫每以家貧養親為口實，求選郡放個外任，一兩年即可發財；政府也以爲資助士大夫之道，作官前無此方便，比較清寒，政府爲使待遇均等，每每可以額外特加祿。因此情形，當時可以說根本無所謂祿制。爵祿之外他們又可以得到豐厚的賞賜，普通是金銀、錢貨、衣與、第宅、田園、奴婢、扈從、器、儀仗等；致仕賜廚田，死亡有贈和墓田。豪族們最特殊的收入要莫如贓賂了。東晉也可以說整個六朝，是個偉大的贓賂時代，作官而清廉不受賄賂的百無一二。一任刺史守令或尚書領選，贓貨每至數百千萬；贓賂的種類，花樣之多，也非後世所可想像。有

時贓賂過多也有被劾按罪；但「刑不上大夫」，按罪很輕，多半只是暫時免職而已。贓賂在士大夫階級間成了風尚，習以爲常，不以爲恥，大家簡直把他當作仕宦的一種正規收入了。

政權的獨霸與財富的集中，使得豪族們產生了濃厚的階級意識，他們把士庶區別劃分得極其明顯。門閥深受儒家宗法觀念的薰染，家族的組織相當謹嚴，每族皆有系統的禮。在九品中正制度下，連政府選任皆以此爲根據。他們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講究宗黨的互助和家族的道德。每一家都努力保守自家獨特的家風，如謝氏重名理，王氏重儒學；宋初王弘且撰有王太保家法以垂訓後代。他們很看重子弟的教育，講究詩賦、談吐、風儀、鑒識，維持家族的文化水準。所以每個門閥都有一套文化的傳統，而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的團結。社會上一些暴富暴貴的，夙遭名族的卑視，他們自己也不敢與名族比肩。宋時陳顯達是軍伍出身的，後來一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謂其子曰，隳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門閥自己既如此自尊，他們娶婦嫁女自然也重視門第，門第不相當的很難結親，因此只有名門望族才互相有婚媾的關係。也許爲了優生的關係，名族中因此確實出了不少的人材，江南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學者、文人與詩人，多半是名門的產兒。

三十四年四月抄脫稿

# 美術品及其意義

影子

美術品的鑑賞之所以給人與愉悅的是因為美術品的美和意義。但也有人以為美術品只有美就夠了，意義是不必要的。這問題，直到現在仍然還沒有得到論爭的結果。

關於這，我們可以音樂為例。音樂是以美音的連續而悅耳，建築彫刻和繪畫則以美色和美形而悅目。音樂的聲音只有單純的聲音，而沒有何等意義的。美術上也一樣，一件美術品除了色和形之外，是再沒有任何其他是物的必要的；一幅畫如波斯毛氈似的使色與形配置得美就夠了，表達畫題，至多也不過是忠實地模倣自然而已。

美術品只要美的主張者的這種論調，是合理的，但還變簡單的偏見，我以為還是不盡對。就以音樂的聲音為例吧，音樂的聲音對於聽眾之能作出強大的活動的，是以聯想作用來喚起人類聲音的調子和自然界的音響。即如色和形，也不單是給人留下視覺的印象，而且常常是免不了激發於聯想。因此，就會產生了一種所謂意義。

在繪畫的術語上說：赤色和黃色是暖的，青色和黑色是寒的，這便是聯想作用活動。由於這種聯想作用的活動而說刺耳的高聲為「黃色之聲」。一說起桌子的「足」，和酒盞的「柄頭」，便會聯想到入關其他動物的足與頭。這種從自然的象徵意義而成的造形美術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在美術史的極初期，有少數畫家收到自然模倣的某種成功，同時，一般觀衆的眼睛也完全目繪畫為自然的再現。但到底却習慣于以畫題為興味為主。在無意識的地感到畫面的色與形的純粹美，但在意識的地則有首先看看那畫面上繪描些什麼的習慣。

在美術上有着特殊教育的人是各有着不相同的見解的。他們以為美術不單是依樣葫蘆的表現自然，他們以為取捨自然是美術家的腦子應有的活動，他們排斥自然模倣萬能，但不反對畫中含有某種意義，甚至對於畫中的事物之有故事性，生出特殊的喜悅。

反抗這有見解的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主義，為繪畫而繪畫的繪畫主義，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意見，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已盛行地被主張着；法蘭西的柯爾培，馬納以至英吉利的威斯勒等都是這主義的光榮者；那時，他們曾向美術的關係者以及大眾努力奮鬥。今日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主義已不甚顯明了。

威斯勒對於為繪畫而繪畫的繪畫主義曾熱烈地多少有點誇獎。例如威斯勒描畫的母親像，他透到了所習母親的意義，再描這畫為「黑色與眼色的調和」；描寫泰晤士河的火花，則付上「黑與金」和「青與金」等等的有色彩意味的題目。

而表現出畫面上的某種計劃。甚至連名字也不寫在畫中！但如畫貼上各種零碎的蝶印。總之，他對於繪畫之純粹地以線、形、色的配合訴於人的自信是很強的。

威斯勒和馬納的畫，並不過分地努力於逼真，而是在某種程度上的表現自然。但自近代的立體派以降諸畫派，則故意歪曲物象之形，破壞物象之形，標榜不模倣自然。可是對於這樣的畫，我們可以不必去調問如何描寫。（因為這是本文以外的事務）。也許有人會詢問，這種畫有沒有某種特別的看法，我可以說是沒有特別的看法的。鑑賞的方法也用不着去尋找任何意義，我們只要曉得我們是在觀覽着不是自然的再現的繪畫就夠了。

初期的未來派中有些作品是有點文學意味的。現在，未來派的運動已成過去了，但在未來派中的卡洛·卡拉（Carlo D. Carrà）和超現實主義作家奇里柯（Giorgio De Chirico）沙道爾（Mare chagall）等的畫中，可以見到某種新的象徵主義。這些，我們單以純繪畫模樣來看是不行的。

自古以來的藝術品，那些繪畫之所以成爲繪畫的，經過了幾個時代而不變的定評佳品，雖然有故事性質的多少不同，和自然模倣追真的程度之差，但繪畫與彫刻之能成爲定評佳品的本領，並不是在於繪畫本身之有故事性和自然模倣，而是因爲經過畫家的個性的綫形色的美的配置而存在。

描寫某種歷史上的事件的作品，或描寫某種宗教上的故事的作品，同時對繪畫的技巧的綫形色的配置，如果是優美的，則觀者即使不知道這畫中的歷史上的事件，或宗教上

的故事，也許會感到興味。其實，不曉得基督教或希臘神話或西洋歷史的人，對於這種藝術品是沒有多深興趣，對這種藝術品不感到興趣也就是沒有鑑賞的素質，這即是說無從體驗綫形色的配置的美的事情。不過若只看懂了畫中的歷史或故事，有時也可能會增加興味的亦未可知。

在肖像畫方面，中國人與西洋人在傳統的習慣上有很大的區別，直至今日，差不多還是一樣。在我們中國，肖像畫多是人死了之後繪來紀念的，或者是爲了祭廟而繪的，在人還是生存以前把肖像繪在室內的風氣是沒有的。可是在西洋各國，古來就多是描寫以人爲模倣兒的肖像畫，在我國，以生人爲模倣兒而描寫肖像的習慣，到現在還是很少，大多數是用照片來給畫家描繪的。已經是死了的人的肖像的描寫，那是沒有辦法不依據照片，而活生生的人也把照片去給畫家描寫，那真是愚不可及。在西洋愛在畫上描寫年青人的姿態的畫像，但在我國則愛把畫像繪出老年人的姿態。這也是一種要不得的閉塞的偏見。可幸，近來世界交通日漸發達，社會日臻文明，一般偏見陋習亦日漸改進，固以寫生肖像畫也日漸普通而增加了。

中國人的肖像畫，只是採取相貌似姿態似的實用意義，與其他風景靜物人物等繪畫是有區別的。這大約是，一幅肖像畫之似或不似其人的問題，只存在於其本人及其所知識者之間，不知識其臉貌和姿態的人則完全不顧到似與不似的問題。因此，如前所說的一樣，綫形色的分配的純粹畫的趣味

則為後者的事了。西洋的肖像起源於埃及與羅馬的肖像彫刻，至希臘復興期，肖像彫刻及肖像畫漸漸增加豐富的藝術味，至十七世紀畫白朗、魯本滋、委拉士貴支等諸大家，及十八世紀的英國畫家們的肖像畫有更大的進步。藝術味貧乏的肖像畫和肖像彫刻，那完全是外行人所製作的。

現代的美術家對於宗教畫或歷史畫都沒有興味，在繪畫中也不喜歡繪描故事，他們的目的是把肖像，風俗人物，裸體，靜物，風景等種種對象，由線形明暗和色彩的分配而成立純粹繪畫之美。此外，想在現代繪畫中尋求什麼的人是會失望的。

完全脫離自然的再現的抽象主義繪畫，曾一時流行蓬壇，迄今仍繼續着流行，這種美術是表現對於人間之不足，這派的主要領袖是西班牙畫家畢迦索。

繪畫上的抽象主義，在舞台裝置與工藝美術這兩方面也受到很大的感化。尤其是，世人對於工藝品之不要求自然的

再現，所以這方面更容易於感受。新的建築家排斥前代遺物的裝飾煩瑣的建築，他們不需要任何裝飾，從純粹的實用與形體的美觀，產生了工場建築、汽車、汽船、飛機等新時代的美的建築物。這是美與實用相配合。日常的器具使用不便，大抵是在美觀上顯示了缺陷。

在繪畫上，新傾向的作品雖繪得不論怎樣的美，雖不論有怎樣充份的理論根據，常常也會使人發生了奇怪的感覺，以致不被愛好。但我們知道，這並不是某流派的美術品不好，而多數是屬於作品本身的原故，因為歸屬同一流派的作品決不能都是平等地同樣良好的。同時不管是立體派，或抽象主義的作品，某甲所作的和某乙所作的，作風流派雖然不同，但其作品的本身是沒有變動的。因此不管流派不同，也不管思潮的變遷，偉大的作家所製作的作品，都是一樣的優於永久不減其價值。

# 廣東省銀行廣告

本行在民國十三年為國父所首創資本一千萬元各項公積金及預備金二千一百餘萬元設有業務信託儲蓄節約建國儲蓄及農村貸款等部全省各縣暨省外國外均設有行處並有代理銀行辦理存放款匯兌信託等業務並代理公庫收支手續  
 快捷取費低廉

重慶支行

行址：陝西路二一號  
 電報掛號：九四四四號  
 電話：四一三五三號

# 幼年之回憶

朱 俊

## 一 江南的搖籃

聽

夜深寂寞打孤城，

春潮急。

余之故鄉，在大海之濱，當錢塘江入海之口，即浙江省海鹽縣是也。浙西低隰，極少邱壑，惟海鹽則獨多山崗，往往聚爲道嶺，散爲島嶼，龜嶺二山，其著者也。當海濱而望，青山隱隱，碧海迢迢，白鷗翔翔，柔波如語，於壯嚴偉大之中，寓有秀麗明媚之景；而錢塘之潮，馳名字內，尤爲壯觀。此海濱之孤城，蓋爲余兒時之搖籃，余在海鹽，爲日雖淺，然余愛吾故鄉，每爲之神往不置。入蜀以還，八更寒暑，巴蜀多山，霧氣沉沉，每念海天寥闊之明媚風光，輒爲之流連不止焉。

余以民國紀元前五年四月十五日，即清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三，生於海鹽縣小虹橋外祖家。當日環境情形如何，兒時印象，已覺模糊；但憶庭院深廣，門楣高大而已。及民國二十六年春重游舊地，始更覺故園之可愛。三月二十九日記有云：

清曉即起，憑欄遠眺，見桃李爭妍，就開於牆頭屋簷間

，春光明媚，春色穠艷。年來久客他鄉，家園景物，轉覺生疏；今日對此，豈能無感於懷。吟詩一首云：

小橋流水帶人家 庭院深深竹影斜

何事雲游三萬里 故園歸夢聽悲笳

余生時先君年二十九歲，方留學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是年冬自日本歸里，始與余相見。次年先君仍赴日本，吾母則創辦興英女學於海鹽；吾邑之有女學，蓋自此始。民國紀元前三年夏，先君卒業於早稻田大學，自日本歸國，任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教員。余隨父母赴杭，住於柳營巷。次年（民國紀元前二年）先君改就嘉興第二中學教員，余又隨父母移住嘉興，居於南門外徐家埭，地近烟雨樓，鐘亭樹之勝。是時余始學記事，但憶堂樓數楹，流水一灣，後園有菜畦數畝，下臨河水，於隱約中猶可追憶其輪廓也。

辛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先君挈眷回里，被推爲海鹽知事。在職半載，百廢俱舉。余隨父母回里，仍住小虹橋外祖家。民國元年，先君以學人出而從政，終非本願，乃辭知事職，赴杭州就教育廳事。余又隨父母赴杭，住黃醋園巷，其宅深窄，頗饒池館之勝。時余年六歲，開始讀書，初讀李經。是年先君就北京大學預科教授，接眷北上。余幼年在江

南之生活，遂告一段落。然西子湖之雲影波光，錢塘江之樓臺帆影，長溶化於余個性之中。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庶可以也。

## 二 國學之薰陶

余幼受庭訓，未入國民學校。先君於公餘之暇，常躬自誦讀，諄諄教誨，期望良殷。余年七歲，受讀尚書；次年，受讀詩經儀禮；又次年受讀論語孟子，以及於大學中庸。四書五經皆將讀畢，獨未及春秋左傳，余嘗竊怪之。中年入蜀，見先君二十七日日記，謂「憶余十四歲上半年，先君授余左傳，詳細講解，甚有興味。其年夏先君得病，至七月末竟棄養，以致余不克卒業左傳，抱恨終天，常不忍讀左傳」。今錄左傳傳公十年以前幼時所讀，如舊相識……方知先君之不授余左傳，蓋有其隱恨在焉。

民國五年袁世凱竊位，以及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之役，余嘗兩度奉母，避地天津。余年十一，始受讀楚辭文選；先君處於課餘燈下，翻為講解史記列傳，至伯夷傳，嘗問余姊弟曰：「賈子謂食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太史公則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爾等試各言其志，將願為何種人乎？」余侃侃陳辭：殉財殉名，皆非儒者本色，竊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願以君子儒自勉焉。先君頗善之。自此更立志讀書。史記讀畢，即遵先君之命，自修資治通鑑，續通鑑長編，明通鑑下及清史綱目。至下五千年間，我國之歷史演變，興亡盛衰，民族流徙，制度沿革，以及文化

思想源流變遷，胥能窺其大概也。

## 三 中學時代

余年十二歲，長姊情逝世。姊於舊學之中，最爲穎悟，嘗六歲能習誦長恨歌，十歲屬文，已能新可誦，有女神童之自。先君最愛之；至是悲痛逾恆，乃攜眷小住西門，遊歷靈隱，碧雲寺，八大處等地，以資休養。余始嘗自來之趣，亦學作游記。先君更授以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俾讀詞寫景文章，以效法其筆墨也。

及歐戰結束，巴黎和會開幕，日人要求割讓青島；舉國洶洶，世變日亟。先君以專攻國學，不足以經濟當世，乃令在家補習科學，以增進普通知識，並爲改考中學之準備。

民國八年八月，余考入京師公立第四中學，學習德文。十月，先君置產於德勝門內草廠大坑二十一號，自後安居其中，凡十餘年。又置別業於積水潭北，前臨積潭，却負長垣。北國風霜，每苦蕭索，獨積水潭什剎海一帶，頗饒水鄉風味。余每晨輒散步其間，以呼吸新鮮空氣焉。

余在中學，每試輒名列甲等第一，對於普通科學，皆能平均發展。獨於文學史地，最感興趣。十二年四月，隨校旅行居庸關，游八達嶺，謁昌平明十三陵，登萬里長城，歷覽塞外形勝，慨然有王守仁之志。是年六月，余卒業於第四中學，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幼年生活，遂告一段落。嗣後余投入一新思潮澎湃之月一社會，旋瀕壯關，與舊時環境迥不相侔矣。

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重慶。

# 蜀中三作序

黃天鵬

新聞界和出版界的老朋友，常勸我再寫幾本關於新聞學的著述，或就許多舊作中選幾本重印，以應後方讀者的需要。中國文化服務社社長百閱兄且給我擬定書名和綱目，限期交稿。中訓團新聞班同學又把我舊作搜集編目，要我圈定重印。前者因公體勞形，一擱就是幾年，後者雖一再辭謝，但情不可却，姑把入蜀後的三篇零稿集在一起，題名「蜀中三作」。

過去的三三十本著述，都在敵人的砲火中燬失了，大概屬於新聞學的最多，其次為時事論評和政治經濟的譯作，也有一部份詩話隨筆之類。以廿五歲到廿八歲著作最多，那時剛從日本回國，在上海申報館供職，每星期在復旦滬江各大學有二三天的兼課，這是一種較適宜於寫作的環境，也有一種政治學的促動。記有一個暑假試作排字架改造的研究，就用三個月的時間計算申報一天所用的字數和康熙字典一般常用的活字，這是一種最乾燥的統計工作，但許多述作也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寫出的。到了三十以後，對於寫作便有些後悔起來，這十年來除了職務上寫些必要的文字外，很少有整部的著作。古人常有壯悔集的題名，到現在才體會到「少作壯悔」的意境。此後入事日繁，握筆飄飄，恐怕未必有著述的餘餘了，對於這些舊作又不免有點「敝帚自珍」起來。

尤其入蜀後的幾篇帶有行政性質的稿子，與從前純學術性的述作有點不同。

第一篇「中國報紙聯合發刊的試驗」，是記述民國二十八年「五三」「五四」重慶被敵機狂炸後，中央、大公、時事、國民、新民、新蜀、掃蕩、新華、商務、西南等十家大報臨時發行重慶各報聯合版的史實。這十大報的聯合發刊，是表現中國新聞界團結奮鬥的精神，給予敵人一種不撓不屈的有力的答覆。當時我任時事新報的總編輯兼協理，被推選任聯合版經理委員會主席，執行聯合版總經理的職務，經常都在敵機狂炸下，山城像個火籠中，督率全體同志從事工作，不會一日間斷。在患難中的伙伴有四位被炸受傷，且有一工友傷重殉職。但大家並不氣餒，只有益加淬勵，從五月六日聯合發刊之日起，至八月十二日停刊之日止，凡歷三個月零七天。在聯合版的旗幟下，創製了一種嶄新的聯合報型，掩護了被創傷的各報重建的工作，這是新聞界光榮的一頁，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到現在仍保留着這榮譽的名稱。

這聯合版的發行，實為中國報紙聯合發刊的試驗，關於組合、管理、人事，以及發行廣告各方面，都有一種嶄新的形態。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的同學，曾邀我作有系統的講述，並將我向聯合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發表於新聞學第一卷第二

報中，以供同志的研討。不久我就離開新聞界，這聯合版的工作，暫時結束了我二十年來的新聞生活。這篇「中國報紙聯合發刊的試驗」曾刊登「時代精神」，現在增加若干材料及感觸成了本篇。

第二篇「新聞教育的教學合一」，是記載民國二十九年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辦中央訓練團新聞研究班的訓練工作。我在辦理聯合版結束後，就應聘擔任政治部軍報的管理業務。在軍報的系統下有大型（掃蕩報）中型（陣中日報）簡報（簡印）三種，分別配備在各戰區的軍師中，這偉大的計劃，自需要大量的新聞幹部，部中便決定調撥現職的新聞和宣傳工作的同志集訓，派我擔任教務的責任。十幾年前我從海外回來，原有辦一新聞研究所的計劃，預備施行一種教學合一的制度，所中第一期的主要工作一為辦一新聞研究班，以造就新聞人才，但新聞學術不是空談可了，還要實地的學習，所以另一工作為辦一實習報紙，從採訪編輯發行廣告印刷各項，都由學生擔任，而由教師指導。這計劃醞釀多年，總沒有實現機會，不料在戰時的首都居然可以一試，雖然一切設備限於物質條件，沒有達到理想的地步，但這種訓練的方法，有許多事實和理論都能顧到。

現階段的新聞教育，一般的困難：第一為設備欠善，專門的圖書缺乏，教材尤其貧枯。第二為不容易請到教師，具有專門知識和經驗豐富的尤其難得。第三實驗的設備簡直沒有，對教師更是不調，關於這些我都提供了一種新的意見。

見，一部份會散見京農各報和新聞年刊，現在重讀一過，我的見解還沒有多大的修正。

第三篇「中央出版政策及其實施」是記載中央依照國父印刷工業的遺教，所訂出版政策實施的狀況，這政策的執行機構就是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三十一年我供職中央秘書處奉命負責籌備，六月成立，主要工作一為統一黨營的出版事業，實施黨的政策，一為扶助民營出版事業，為協同一致的發展。成立後的工作如各地出版事業的合理調整，統一管理，全國出版界的指導扶助，督促改進，均有相當成就。這個機構在卅三年第二年度工作完成後，改組為中國出版公司，過去二年間的管理工作，已成為出版界的重要文獻。

在這三萬多字的報告中，關於政策部份包括 國父印刷工業計劃和實施方案，管理原則和統一的步驟，如何配合國策，如何促進民營，均有切實可行的辦法。關於出版界現況部份，如戰前戰時出版品的比較，最近出版界的趨勢，如何扶植一般出版業，如何使出版與讀者的協調等都有所闡述。

除了這三篇較長的稿外，附錄有（一）「國父印刷工業計劃的實施」，這是我接辦中央印刷所的报告和計劃。（二）「言論自由與實施憲政」，是我在軍中文化班演講稿。（三）「論民主的教育制度」，也是對於憲政的一點意見，附印在一起，也算是入蜀後的一點工作。

謝謝朋友們和同學們的盛意。

卅四年五月序於重慶飛來寺天廬



# 柳州紀行

羅香林

## ——並述廣西方言——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發自桂平，乘興運公司廣發拖渡，溯柳江北上，過大藤峽。第二日經游龍灘，水勢湍急，灘聲喧厲，晚宿勒馬。第三日拖渡停開，晚改搭中原小汽船。第四日宿長沙尾，第五日過武宣，與鍾志朋兄往遊，購當地所出廣柑，色味與金山橙埒。第六日早抵石龍。下午一時半，乘汽車赴柳，四時許抵柳，寓柳江路新柳江酒店。越日率妻子等預遊警報於黃村頭。是晚獨出塔新路，步行至東大路柳侯公園。園內有柳州同樂會，及羽社。園不甚敞，然設備尚好。柳侯祠在園右，即唐柳宗元祠也。十八日上午八時，復與妻子同遊，兼預遊警報。相與謁柳祠，祠凡三進，門內臥舊碑七方，不知文字如何。左壁嵌元柳州路重修柳侯廟碑，明正德重刻羅池廟碑，及嘉靖開碑刻七八方。又上為廣西提督題名碑，碑列馮子材廣東欽州人，同治四年任，黃桂蘭安徽合肥人，光緒九年任，蘇元春廣西永安州人，光緒十一年任。

上進為柳侯殿，前庭列道光張長華柳江書院碑記，中嵌宣統三年徐宗培柳州詩，中有羅池懷古：「獨上邊城望大荒，昔賢墜屐半淪亡。蕭蕭古墓埋靈草，屹屹殘碑向夕陽。香澤尚能傳柳郡，新亭誰識續柑香？祇餘一片羅池月，當

照離人欲斷腸。宣統辛亥秋九月，固陵徐宗培題石。」詩筆不佳，然頗足窺見舊日羅池景色。柳祠正殿內，有柳侯刻銘：「民二十二年邑人周耀文重摩，下有乾隆四十二年宋恩仁重摩。較余家守先閣所藏天啓間重刻拓本，更失柳侯真意。惟銘文悍厲，至今讀之猶虎虎有生氣也。其銘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九醜。』左有蘇東坡書韓氏廟碑迎享詩。祠左側，稍後有新立陸榮廷陳炳坤二氏紀念碑。又上千餘步，為柳侯衣冠塚。碑曰「唐刺史文宣侯柳公宗元墓」，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立，邑人覃運芳重修並書。

祠左上首為羅池，池北小溪，築石橋，左為恩和軒，軒左為同樂部，軒舍為同樂部辦公廳。池前築水閣，為民衆圖書館閱覽室，有書約萬冊，皆為近書報，無專門書籍也。惟其中不無關於報告廣西現狀之書刊，余既以隨在讀書訪古為習慣，而自柳經黔赴蜀之公路汽車，又須依登記先後購票，預期須至月底始克成行，旅居無聊，只宜於此閱書自遣。

十二日晚觀書於柳侯公園柳州同樂會文化部閱覽室，閱柳江縣二十六年度縣政實施進度報告書。民政部分，詳列戶籍人等登記，據統計所報，本年度全縣丁口為二四一七七九

人，男丁一二四九九〇人，女口二七二八九人，比去年增加四七五一人。附表，全縣受高等教育者，男二四八八，女二五八，合計二七三人；受中等教育者男二二七八人，女六二一人，合計二九九九人。又民政改良風俗條：「環迎神，建醮，歌墟，及婚後不落夫家，鬪女等惡俗，已次第掃除。又廣源鄉各村，於農曆正月十五晚，有偷青陋習，亦經通飭並布告嚴行禁止。」可知柳州雖有歌墟之俗。所謂歌墟，亦稱歌堂，廣西各縣，昔頗盛行。其俗由一鄉或數鄉，於一定節日，集男女成羣歌唱，或以歡會。劉三妹與白鶴少年對唱山歌之故事，大約即由此而起。

次閱楊世賢編著廣西田賦概要（民國二十五年廣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印行），第二章田賦概數，近年統計：「據最近之調查，本省耕田面積，共約二千九百八十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一市畝，佔全省總面積百分之九。內分水田與旱田，水田面積為一千九百一十四萬六千六百六十五畝，佔總畝數百分之六十四，旱地面積為一千〇七十四萬五千四百九十六畝，佔總畝數百分之三十六。而各縣耕地面積，以全縣八四四、三一畝為首位，次桂平八三六、六一二畝，次宜山，八一四、三九六畝，次貴縣，八〇六、七〇九畝，次南寧，七一八、七七四畝，次平南，六七一、九九七畝，柳州僅五三〇、八七一畝，桂林則僅六二〇、五七八畝。」

隨書館即鐘馨亭，陸榮廷陳炳坤捐資建醮。羅池北思柳對右，為新月橋，原為甌窰，後易以木。民國三年某師長夫入此窰，其舖石且取舊碑鑿毀為之，今尚隱隱見碑內文

字，蓋道光間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信然。

十二月廿四夜，訪何壽田於大南街十九號，得見融縣縣毅（日本留學生）。先代自五華遷入，據云：柳州南岸穀埠，多客家人所開米舖，皆由嘉屬遷至。每遇墟日，南岸交易，殆全用客話。而宗人廣東測量局長兆宗兄，亦於此相遇，據云：其族人上世遷柳者甚多，今在柳無族約千餘人，羅廣蘭為其代表，嘗為廣東高等法院院長，但其族譜與鴛塘譜所記，微有不同云。

二十五日，赴南岸（俗稱河南）公路車站，僱購赴黔軍票。一路遙望南岸諸山，形勢殊勝，而天馬山（俗稱馬鞍山）尤覺然獨高，聞下有楊文廣洞，豈楊文廣平變曾履此耶？車站旁為立魚峯，山小而高，形如立魚。山畔有立魚岩，岩下三洞相通，玲瓏深秀，多名人題詠。旁有大小龍潭，大龍潭在立魚岩南，柳人常於此祈雨，旁有羅象三龍隱洞，張忠簡公釣魚臺。小龍潭在立魚岩下，唐人陸鴻漸茶經，謂為圓泉，惜今已不能汲取烹茗，斯可憾耳。

在鐘馨亭閱民國二十二年度廣西各縣概況，頗載各縣方言，即為歸納記錄，並以此次在蒼梧桂平所聞問者，略加補充，寫為廣西方言述要，亦治中國方言學與觀風問俗者可貴資料也。

桂平：有白話、柳話、福話、客話四種。以操白話者，佔最多數。

臨寧：城市居民多操白話、官話、各區鄉村，則平話、柳話為最通行。

貴縣：全縣居民操白話、粵語、客語、三種。操白話者佔全縣十分之五弱，操粵語者佔全縣十分之三弱，操客語者佔全縣十分之二。

貴縣：以官話為主，鄉村中亦有操土話者，僑民則操僑語，然亦有能操官話者。

貴縣：城市官語複雜，各鄉村多操白話，及客家話。

貴縣：全縣語言，均操白話，出門久者亦能操官話。

平南：城市居民，多操平話，及客語，鄉村居民，亦操平話。

博白：有土話、新民話兩種。附城及水鳴各區，多操土話，其餘各區，多操新民話。所謂新民話，即別邑之所謂客家話也。

博白：有普通話、土語、粵語、僑語、四種，而僑語中，盤古僑、藍靛僑、紅頭僑，又別有方言。

博白：約分官、客、土、僑、四種。城廂多說官話，客民多說各原籍話，各區鄉民則操習慣土話，然大同小異，僑民則說僑語，僅通行僑區範圍。

北流：分白話、客語、兩種。白話佔十之九，客語佔十分之一。操客語者，東安區、民樂區附近，及西新區東吉大坡心鄉、西華山鄉、木棉被鄉、新墟鄉、上下白二鄉之林垌村、秧地坡村、鴨兒田村等，而已。

北流：分本地土話，與衆人話二種。本地土話與 話相近，與別縣土話不同，土話繁賾，則以土話為主。衆人話則與廣州白話相近。

宜山：有官話、土話、客語、粵語、僑語、等六種。每一區內有各種語言兼採者。土話與 話相近，粵語即廣州白話。

懷集：約分上方下方與南區三種土話，各有不同，但大半似近平話，蓋即平話之變音也。其他城市地方，亦有操粵語者。

懷集：分白話、土話、客語、三種。操白話者佔百分之五十五，操粵語者約百分之四十，操客語者佔百分之五。

武鳴：全縣官語，除西區間有客語，北區間有橫塘平話外，餘皆操僑語。惟城市及各大市場，亦有說官話，白話者。

容縣：縣境語言，均操白話，惟尾音與普通白話音稍異。

寶陽：分本地話、客語、官話、及僑語四種。城市操官話，各區操客語。至操僑語者，則黎塘區有之。本地話爲各處最通行之語言。本地話近廣州白話。

靖西：方言有三：一曰土話，最普通，佔人口五分之四。二曰隆安話，佔人口五分之〇。五，與土話稍異，仍可相通。三曰僑語，佔全縣人口〇。五。

賀縣：縣屬語言，有土、客、僑之分。客民多說廣東客語，本地人說本地話，彷彿白話，而不易懂。僑人則說僑語，客語行於城廂及各市鎮，土話亦行於城鄉之本地人，僑語則行於僑區。

都安：方言有官話、土話、白話、苗僑語、四種。

融川：分新民話、白話、兩種。城治北安二區，操新民話，

與官話參半，平南、南興二區，則純操新民話。新民話為客話之別稱。

博白：有官話、瓊話、客話、粵語、及湖南話各種。屬內雍和區多操官話，瓊話及客話粵語湖南話較少。大同及雍新兩區，多操客話，儋話。中道區則操瓊話者計十之八九，說客話者僅佔十分之一二。

瓊縣：全縣語言複雜，和陸區，官話、土話、湖南話、白話、福建話、客家話、苗侗話；大良區，官話、土話、湖南話、苗侗話；長安區，土話、湖南話、白話、福建話、苗侗話。

興安：官話為最通行，惟東南區域城市，有各該區土話，本地人與本地人交談，多用之，對外用官話，其僑人則操僑話。

上林：瓊話為最通行，官話僅行於各圩市，接近賓陽各鄉，兼操賓陽土話。

恩隆：方言有四：土話行之各鄉。平話以環江區、立品區為多。白話以縣城居多。苗侗話最少，隆義崇恩兩區，均有之。

岑溪：本縣居民一律操廣州白話。

昭平：分官話、白話、客話、土話、四種。昭源區及城市部分，多操官話及白話。烏江及黃姚二區，則以操客話者為多。至沿潯河一帶，則全說土話。

平樂：方言分客話、官話、土話、僑話、四種。客話又分廣東、湖南、江西等語，行於城廂及市，土話行於各鎮

區，僑話行於舊四七區，官話則各地皆通行。靈川：分土話、官話、僑話、瓊話、四種。僑話僅行於流峯、藍田、保竹、山堡、一帶。

永淳：新安鄉、中和鄉、天平鄉一帶，及古辣鄉、靈圩鄉一帶，操僑話，佔百分之六十。至白話占全縣百分之十，平話占百分之二十九，來人話占百分之十。

鐘山：方言有四：一曰土話，其音頗類白話，各區土人多操此語。二曰官話，城廂及學校多用之。三曰客家話，舊第一區之高望，第六區之英家、清塘等處，通用之。四曰僑話，舊第七區之僑人，通用之。

天保：除僑人操僑話外，皆操土話，若與外縣人接談，則用普通話，或白話。

西隆：分土話、普通話、粵語、苗話、四種。土話行於城廂各鄉，尤為普通，約占十分之六，粵語行於舊州一帶，最少，苗話行於苗中一帶。

荔浦：以官話、客話、為多。白話亦有。至大塘、盧鄉附近僑人，則操僑話。

三江：分官話、六甲話、客話、苗話、瓊話、侗話、六種。丹陽區沿河一帶，多操官話，苗話聞有之。潯江區雜有六甲話，官話，一話，侗話。平江區全操侗話。潯江區則操苗侗話，聞有說客話者。侗人歸化最早，通漢話者特多。所謂侗話，殆與貴州水家官語相近。

灌陽：方言三種：官話通行境內各處，土話流行於官音關之一小部分，僑話散佈各僑區。

分客家話、普通話、  
馬平各村、多採客家話、

近幾鄉、及土珍區之一部份、多採普通話、亦有半操  
話者。城市圩場間有操粵話者。至邊境僑人、則操  
僑話、亦能說普通話。

河池：縣城及圩市說官話、各鄉村皆說僑話、塘甫下坳二處  
，間有少數僑話。

羅城：分官話、姆老話、哀話、  
建話、苗僑話、客話、等九種。鳳山區在縣城者、以  
官話為最通行。此外亦有雜姆老話、哀話、  
山話、數種。武陽區在各圩市者、以官話為最通行、  
此外多採百姓話、  
防區、在各圩市者、操官話、此外苗僑各雜話。  
姆老話、楊山話、別處解此名稱、不知究為何種方言  
，  
武宜：說土話、  
均能操普通官話。妹話即客家話、  
聊城：縣屬龍江區操官話。雜江區操客家話、  
雜操客家話、  
分土話、平話、白話、  
十、平話居河岸附近、  
安鄉、及奉州區之五村鄉、康華鄉、山谷中。白話僅  
見於主要圩市、如田州那坡等處。  
東賓：有官話、粵話、  
話、城廂附屬、  
羅城：分官話、姆老話、哀話、  
建話、苗僑話、客話、等九種。鳳山區在縣城者、以  
官話為最通行。此外亦有雜姆老話、哀話、  
山話、數種。武陽區在各圩市者、以官話為最通行、  
此外多採百姓話、  
防區、在各圩市者、操官話、此外苗僑各雜話。  
姆老話、楊山話、別處解此名稱、不知究為何種方言  
，  
武宜：說土話、  
均能操普通官話。妹話即客家話、  
聊城：縣屬龍江區操官話。雜江區操客家話、  
雜操客家話、  
分土話、平話、白話、  
十、平話居河岸附近、  
安鄉、及奉州區之五村鄉、康華鄉、山谷中。白話僅  
見於主要圩市、如田州那坡等處。  
東賓：有官話、粵話、  
話、城廂附屬、

操話。石牙鄉、  
操話、間有操客話者。正龍鄉以  
話、客話。南泗鄉以客話為主、  
話客話、  
之。橋登鄉半操僑話、  
僑話較少。北五鄉則完全通行  
近。廣西各縣沿紅水河流域、多操此話、  
氏著法儂字典、甚可參考。

陽朔：有官話、土話、  
於邊境操僑話及城區鄉民間有操粵話外、其餘均土客  
雜居、語言混合、但以官話為通行。

西林：土話最多、佔全縣十分之八、  
桂、供村等處、亦能操普通話、及粵話。苗僑話行於  
苗僑居地。

恭城：以官話為主、土人說土話、商人說粵話、接近湖南地  
方、說湖南話、江西來商說江西話、均與官話相通。  
僑人操僑話、亦能說官話。

蒙山：有土話、客話、普通話、  
為普通、普通話次之、客話又次之。東平、文圩、黃  
村、陳村塘等鄉、土話居多數、惟陳村塘稍雜僑話音  
。客話各鄉均有、官話杜莫鄉為多、惟杜莫寨一鄉、  
有寨話。新圩杜莫兩鄉有一小部分雜說、話、文圩黃  
村新圩等鄉之邊境僑人、均操僑話、寨話不知系統如  
何？須待調查。

靈山：有土話、賓陽話、客家話、湖廣話等，各相雜操。興業：有土話、客話、兩種。客話以容東容南、及橋圩一帶為多，其餘均屬土話。土話佔全縣百分之七十四，客話佔二十六。

羅江：縣境通行官話，城廂均操官話，各鄉村有操客話者，為數甚少。

陸安：普通多操土話，城街民亦有諳粵語者。

富川：有普通話、梧州話、僑話、三種。百姓話，全縣皆通行。

東蘭：分客話、土話、僑話、湖廣話、四種，湖廣話與客話相差無幾城中及各圩市多說客話，餘說土話。此處所謂土話，大率亦近僑話。

恩思：全縣以官話為主，尚有土話、及毛雞、二種。然屬少數。出門多年之政學界及商人，有諳粵語者。毛雞話，不知系統如何？

憑陽：有土話、僑話、粵話、平話、四種。大半操土話。溫耳畔、水扶隆等鄉，雜有僑話，自萬均鄉那坡沿河以上，至百峯鄉那畢一帶，雜有粵話、平話二種。

南丹：分土、客、苗、僑、四種。城市多操客話，各鄉多操土話，山谷苗僑說苗話，亦能說客話。交際往來，以客話最普通。

龍巖：為漢苗僑侗雜居之地，語言複雜，惟社會交際，以官話為普通。

龍州：有苗話、僑話、保保話、官話土話、五種。苗僑保保

各操苗僑保保話，寄居之貴州人，操官話，黑衣人與土人，皆操土話，但音腔稍異。廣西有裸裸話者，似僅鎮邊一縣。

忻城：有土話、普通話、二種。縣城及縣城附近各鄉，稍能操普通話。

上思：多操土話，語音與綏遠思樂無異。近數年來，城廂及圩市各居民，多數能操白話，及官話。山谷苗僑，則通行苗僑話。

果德：普通說土話。縣城說官話白話者，各佔十分之一，說土話平話者各半。果化圩說白話者佔十分之二，說土話平話者各半。舊城說官話土話各半，其餘各地多說土話，僑民說僑話。

思樂：分土話、叻話、白話、蔗園話（即舊平話）四種。九特及那堪那陶各地，全操土話，其餘各鄉村，土叻白三種話皆通行，海縣鄉附近，尚有平話。所謂叻話，即客家話。蔗園話，則不知系統如何？

百色：分粵話、土話、普通話、平話、四種。城區經商者，均操粵語，紳學界操普通話、近大河一帶鄉村，操平話，其餘各鄉操土話，並雜官話。

向都：方言有五：一僑話（與龍岩土話通，而音腔稍異，行於中和、永寧、把荷、上峽等鄉）、二裕話（與僑話略同，行於甘茶鄉、及洞平鄉、下段各村）、三敏話（與僑話略同，行於洞平鄉、上段各村）、四僑話（與上列三話不同，操此者只一百餘人）。

五龍關（又稱平話），行於良懷十餘村。據此是廣西話，即爲平話之一種。

百壽：有官話、土話、二種。講土話者，祇山背圩、橋板圩等處，餘皆講官話。

價都：分平話、粵話、客話、三種。縣城及圩市，多操粵話、及客話，各鄉村雜操客話。縣境平話，與邕寧平話，音腔不同，故亦可稱爲價都話。

雷平：分白話、土話、二種。住城市者操白話，鄉村全操土話，能官話者僅百分之七八。

扶南：普通多操土話，

沿河一帶，略有能操粵話、及官話者。

天河：分土話、官話二種。除城市略有說官話外，其餘各鄉村，多說土話（即土話）。據此是廣西各縣之土話，亦多雜話成分。

修仁：分官話、客話、土話、湖南話四種。縣城操官話，間雜客話，湖南話。各鄉村多操土話。

龍州：多操土話，客居有說官話者，或普通話者。但客居以住縣城者爲多。大率龍州之所謂土話，亦官話之一種，與泰語相近。

鳳山：分土、僑、客、三種。鳳凰鄉各山峒僑人，皆操僑話。至各鄉耕地之湖廣人，亦能說客話。其餘各鄉村，均操土話，交際往來，以土話爲普通。

鎮結：普通均操土話，與養利萬承土話無大差異。其常出外者，亦多能操白話，或官話。

那馬：縣城及各圩市，以官話、土話、客話、賓陽話、四種

，皆通行，惟鄉間，操土話者佔多數。

龍茗：普通均操土話，與養利萬承鎮結各縣土話，均能相通，惟音腔略異，無外客接談，亦能操白話或官話。

永福：以官話爲普通，間有說土話者。

義寧：有土話、僑話、價都話、官話、四種。客籍居民，有湖南話、及靈川土話、縣境以土話爲最普通。

榴江：分普通話、客話、土話、苗話、四種。縣城及各圩市，多普通話。其餘各鄉村，多客話、土話。苗民則操苗話。

崇善：有四牌話、平話、叻話、土話、粵話、五種。以土話占大多數。四牌話流行於古城、逆帶兩鄉。叻話流行於江州鄉。粵話流行於城廂、及賦賦圩二處。平話則流行於賦賦鎮沿江兩岸村落。

恩林：有土、白、平、僑、四種。以土話爲普通。白話祇城市通行。平話則流行於保城鄉之蕉園地方。僑話則行於海城會旺二鄉山間僑人。

萬承：普通均係土話。萬寶隆昌等鄉之音腔，與養利話相同。屏維龍等鄉，與隆安話相通。至附近縣街之人，及常出外者，多能操官話及白話。

宜北：除住城廂者說客話外，其餘各鄉村，居民均係操土話。

維容：有廣東話、湖南話、福建話、土話、麻公話、普通話、百姓話、等七種。麻公話，不知系統如何？

土金：有普通話、白話、土話、三種。市鎮多操白話，鄉村

多操土話，曾經出外者兼能普通話。同正：有土話、平話、粵話、三種。城廂及那障圩之商人，操粵話，那障五廖等鄉，說平話。其餘各鄉村，均說土話。

綏遠：普通多說土話，外來者多說廣東話，梅縣話。惟以土話為最普通。所謂梅縣話，即客家話之一種。

中渡：有官話、平話、白話、客話四種。白話、客話、為城廂鄉之小龍盤、新山坡、與平山鄉之新造與堂等村，通行。石龍鄉之十二嶺一帶村落，則專說客話。此外各鄉村，官話、平話皆兼。惟板龍鄉之四隣，則專說平話。

豐利：普通多操土話，語音與左縣話相似，祇腔調稍異。城廂居民，多能區官話，及白話。

寧明：有土話、粵話、鼻話、灶話、四種。灶話，行於城廂鎮北文村一帶。鼻話，話行於縣北與明江上金交界之五峯山內一帶。除鼻話灶話有區域外，其餘土話、粵話，亦以土客雜居關係，各處均能通行。所謂粵話，即客家話，鼻話、灶話之系統，則尙待調查。

憑詳：分土話、白話、二種。本地籍人，均操土話，來自粵省及粵。梧者，均操白話。

左縣：方言諸種：一白話、為寄居縣城十餘家，及駁機圩十餘家外縣人所常操。二平話、行於南阿鄉之江梁村、邑白村，中東鄉，之隴塗村，西安鄉之集良村等。各該村人，多來自邕寧橋板鄉，故又名橋板話，操此話者約八百餘人。三。土話，本籍人，均操之，約占全縣百分之九十四。

明江：以土話為普通，約占十分之九。來自欽廉之客人，說客話。居城廂者，尙有通白話、官話者。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三日阿涼作於貴陽。

### 奉題南風月刊

一粟

中原文物付鯨鯨 瓊塔西南獨主盟 誅伐好煩滯大筆 凱風吹送凱歌聲

萬馬齊瘡究可哀(用定庵句) 朝陽鳴鳳不凡才 雄風寫入蕭臺賦 此是泱泱大國來

一箭解慍雷風大澤猶多劫後鴻 收拾河山冀潤色 書生文字筆奇功

文章治術兩兼之 鐵網珊瑚妙一時 羊角扶搖九萬里 鸞程今日發南池



# 小樓一角

王平陵

沉悶的雷雨天氣，人們都在迷霧籠罩下，換過乏味的日子，這時候，真希望活潑的人，怕不太多吧！連我屋旁榆樹上的黃鶯兒，也不願播弄歌喉了。往時，景色明媚，晨光鮮艷的季節，牠們常在和煦的微風裏，舉行音樂會，歌罷以後，啾啾燕子裏的露珠，腳踏在樹枝上悠悠自在地排洩，宇宙雖寬闊無垠，覺得自己並不渺小，旁觀的我，也好像偉大起來。但是，此時悶人的天氣，使她們終止了愉快的歌喉。

我拖着困頓的脚步，踱到露台上，從小樓一角看出去，江上的風帆煙霧，掩沒在濃霧裏，看不清楚了，縹緲的風沙，白茫茫一片，遮斷了山城的輪廓，祇有對面的山峯，躲在松林中的白屋，還依稀如畫。一會兒，烈日的光線，穿透濃霧，直射到地面，

熱氣團在空中沸騰，不知誰在牽引我寒暑表的指針，不斷地上昇，四週悶寂無聲，沒有一點風，連樹尖兒都不動，我閉着眼睛，凝住神思，彷彿聽到亂哄哄的山城，如同無數的蒼蠅，聚集在腐爛的屍體上，嗡嗡……嗡嗡……發出單調的振動翼膀的聲音，這聲音使我憎厭，又使我憐憫。我在想：這時刻，也許有人搶不到一塊屍體上的腐肉，引起口角，發生鬥毆了吧？爭取到的幸運兒，是不是在那自鳴得意，歡喜得在火山口舉行跳舞會，慶功宴呢？其實，人的生命，多麼脆弱呵！比風中的柳絲還要脆弱，比荷葉上的露珠，更容易幻滅，七千年前睡在搖籃裏的孩子，此刻，差不多都埋在墳墓裏了，今天還在母親懷抱裏啜乳的嬰兒，再滑過七十年，也變作古人了。我們翻開荒古的野史，距今

不知幾何年；但那些作史者常說上古之世，上古之世，好像在他們之前，不知還有幾何年似的；他們何嘗預料到在今人眼光裏，他們自己正是上古的人物呢！可憐的人類，為什麼不相親相愛，如兄弟弟地活着？為什麼不在活着的時候，多做些與死人無礙，與活人有益的工作？為什麼不在鳥語花香的春天，卿卿儂儂，攜手同行？為什麼不在月夜的荷花池畔，暢敘幽情？何苦把一生中難得的好光陰，提心吊胆地防制別人暗算，或爲了暗算別人，毫無意義地浪費呢！你還憂慮自己不會埋進墳墓嗎？希特勒，莫索利尼，日本軍閥們……這些屠殺生命的屠夫，還要困心衡慮，想盡了各種便利於屠殺的科學方法，來滅絕生命，太多事矣！當希特勒，莫索利尼的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天，要想再停留一分鐘，看看萊茵河上的月色，非冷翠的湖光，其可得乎！

## 我所得的教訓

自在

五年前，我在香港編輯一個刊物。有一次，有李君根據一冊外國雜誌的材料，和參考國內所得的史事，寫了一文。發表之後，有唐某託關狀師寫信來，要求三點：一、登報更正道歉；二、把這一期刊物盡數收回燒毀；三、所有這次唐某的一切損失，歸雜誌出版人負擔。這突如其來的狀師信，限三天內接洽答覆；否則，提起訴訟，說是播散謠言，毀壞他人名譽。

原來這篇文章的大意，是說有某國野心家，想利用唐某來推倒他的哥哥的勢力，取得政權和地盤。因為當年唐某的哥哥，是一省的軍民統治者，說明白一點，就是軍閥。某國人想趁着他們兄弟不睦，從中鼓動，唆使弟弟奪取哥哥的地位而代之，以便得着特殊權益。

這篇稿的材料，是千真萬確，惟外間知道的人不多，我們便把他當作現代史料的披露，使國人知道某國人的野心陰謀，挑撥離間的詭計。怎知唐某那時恰住在九龍，過那紙醉金迷生活，委任狀師來和我們辦交涉，希望更正，來掩飾他的以前秘密。

香港出版物，負法律上責任的是書印人，等於自填的發行人。我是這個刊物的編輯且化名兼充書印人，於是就到關狀師事務所去接洽。

這位關狀師，是英倫某大學出身，洋氣十足，開口即用英語說話。我說：「彼此都是中國人，尤其是廣東人，何不說粵話。」他纔改講廣東語。撮錄他的大意，是說：「散播文字，破壞他人的名譽，在法律上是屬刑事的。唐某是有地位的人，他爲着保持名譽起見，特委任本人提出辦法，希望立即接受辦理。不然，一經依法起訴，出版人必定失敗，那時勿謂唐某的無情。」

香港是屬殖民地，英政府對於資產階級，特殊保護。凡是出版界因事被控的，不問理由，百分之九十九，出版人必定敗訴。這種不成文的陋習，我是明白的，但我絕不受他的恐嚇而就此屈伏，即向關說：「這篇文稿的內容，全是事實，我們不獨有國內的確切史料，即外國的刊物，也有發表，而且這份外國雜誌，香港也公開發賣。所謂造謠，破壞他人名譽，不知是指什麼？若果唐某要打官司，備管起訴，我也研究過法律的，一切都可應付。來信所要求三點，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望你轉致當事人，不必多事。我們所得的材料，還有許多，等待相當時機，當必繼續發表呢。」

說了之後，我轉身就走，弄得這位關狀師很難爲情。

過了兩天，關狀師派他的書記來，勸我們接受條件，免使打官司，弄到虛耗金錢，刊物停版。我們拒絕他，不表承

一些意見。

再過三天，爾狀師又寫信約去談話。這一次，他緩和得多，不過起給還是裝腔作勢，說：「當事人堅決要照前次所開列三點去辦，否則提起訴訟。惟本人勸他大家都是中國人，而在居留地外人的法庭涉訟，無論怎樣，都是不好。但當事人既然委託本人辦理此案，爲着保護當事人法益，絕不能半途而廢，必要給他一些面子，纔肯罷手。現在可以只在三家日報登廣告三天道歉，并擔負這次狀師的一切費用，這是最和平最讓步的和解辦法。」

我說：「登報道歉，就是承認自己的錯過，這是絕對的辦不到的事。狀師是他請的，一切費用，和我們無關。我們有的是真憑實據，他不過恃着多幾個錢。如他有膽量打官司，我們也絕對不畏縮恐懼。反正，一經宣揚，這一篇文稿，注意的人更多，國內外刊物自然紛紛的轉載。而且許多人借此問題寫文章，穿插了許多新的材料，替我們做了聲援，并做了義務的廣告。即退一步說，萬一我們真的打敗官司，也不過損失了三千元的登記保證金。但我們就此罷手嗎？否，是決不甘心的，必定在別處重整旗鼓，口誅筆伐的把此事擴大，試問那時誰的損失大？誰的名譽好壞，自然有人去批評。告訴你，現在的時代不同了，望你照直轉知唐某，不要恃着多幾個錢，便估量可以欺掩天下人的耳目。恐嚇辦刊物的

人，是世間的笨伯。至若更正的事，唐某如果要申辯的話，可以在我們的刊物，自行登廣告聲明，由你的介紹，我們可以八折收費，這是最優待的辦法。不過廣告的內容，我們是先要看過而定去取。」

他聽着，思考了一息，轉到隔房去和他的助手談談，出來便說：「算了吧，不過按照港例，狀師樓辦法，我寫了兩次信給你們，每次手續費三十元，這一筆款，你們要照付的。」

我說：「這些信，誰叫你寫，向誰要錢，和我們無關。況且當事人委託辦案，無論怎樣，總有公費送給你，你又何必斤斤計較這六十元小費呢？」

他感到這是石地面，鐵掃把，硬打硬的交涉，無法可想，就此了結。

我這次所得的教訓有三：

- 一、凡是和人交涉事件，自己要理直氣壯，恃着真憑實據，便不必畏懼他人的恫嚇。
- 二、處理一切事件，要鎮靜，不要驚惶，要拿着對方的弱點，自己自然站得住。
- 三、要明白有些律師是大言不慚，好借用恐嚇手段，挑撥是非，而想取得金錢。或是花言巧語，託辭調解，而雙方討好來賺錢。

# 縉雲山下

孔德

山城在悶熱季節，處處感覺到煩燥，塵氛，無可舒暢心胸的境界。假期修禊，只有想到南泉，北泉，距渝市較遠的清涼世界。是調節山城人生活惟一的福地。我自入川七載來，對於山城只是經過，并未作居留計劃。二度入川，又到了川北的潼川，小住兩載。去歲重踏進山城，住在復興關上，正當揚子江入口處。江風送爽，輕舟上下。入夜兩岸燈火通明，與天上繁星，閃爍江面。灑欄遠眺，水聲洶湧。此又非市區人所可夢想的境界。


潼川，是唐代東川節度使駐在地。現在川北鹽務管理局，就是東川節度使衙署舊址。城雖不大，恰當凱江鄰江合流處。北郊長平山麓的琴泉寺，千佛崖，趙崖；西郊的牛頭山，兜率寺，大佛寺；東郊的東山寺，都是唐宋名賢遺跡，足資憑弔者。杜工部在離開成都，曾到此間小住，并建有草堂。城內草堂寺，相傳為其舊址，但已不可考。清代為紀念杜工部，曾設有草堂書院。現在的東北大學同省立潼川高中，即其遺址。城是小如斗大。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靈。自經過唐代二大詩人李杜二公，形諸歌詠，自增聲價十倍。詩人長眠地下，我們看了千佛崖，惠義寺，憑弔兩個孤懸在山岩上的天王像。誦工部登惠義寺一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之句，不免發生同感了。

當我想復興草堂，同吉林高晉生兄籌商，在潼川創辦草堂書院。以發揚東方文化，研讀經籍，為主。後經教育部認可，改為草堂國學專科學校。一時川東，川西，川南，川北，來從游者甚眾。地方上由羨慕而妬忌，由妬忌而謀攘奪。結果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褫去了丕魔小鬼的游魂，發出萬道金光。由潼川炳耀普照到北碚金剛碑，都煉成金剛不壞之身了。

我們從北碚到北泉，由縉雲山下繞過，必須經過金剛碑。是一個沿江的小鄉場。上縉雲山的人，都是必由之路。我們草堂，從潼川遷到縉雲山下，盛衰不滅於前。四週的松柏成林，高梧大竹，交翳於後。面前的梯田，溝澗相接，水聲潺潺。可以說是清涼世界。講學的，受業的，都覺另成一天地。但是我們並非逃世的許由，而願作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墨翟。發掘古代文化的寶藏，且為指示近代人如何繼承這個文化的寶藏。更進一步要能以發揚光大，纔是後起者的責任。

草堂，杜工部自成都遷到潼川。我今由潼川，遷到北碚。杜公草堂，是他一身寄託的地方。我的草堂，可以說是抗戰時代一個精神堡壘。我們要孕育無限的繼往開來的力量，為萬世開太平。縉雲山相傳是黃帝子孫縉雲氏的遺跡，歷代

商憎止在此。太虛的漢學研究院，即在山。中印文化，久已交流，我們為民族文化，開拓一個新方面。不必專憶懷着印度，密宗，禪宗。草堂，且繼承黃帝子孫的血統，并保有着五千年的文化遺產，去變成功一個世界性的文化。那我們在查此，并非嘲弄風月。看了春花秋月，聽了與鳴鳥噪，欣賞這個大自然環境了。縉雲山下真堂，共與日月同光的。



虎標

藥名	中暑	傷寒	腹痛
頭暈	嘔吐	絞腸	痧症
霍亂	吐瀉	萬應	八卦
油	丹	丹	丹
除病	到藥	到藥	到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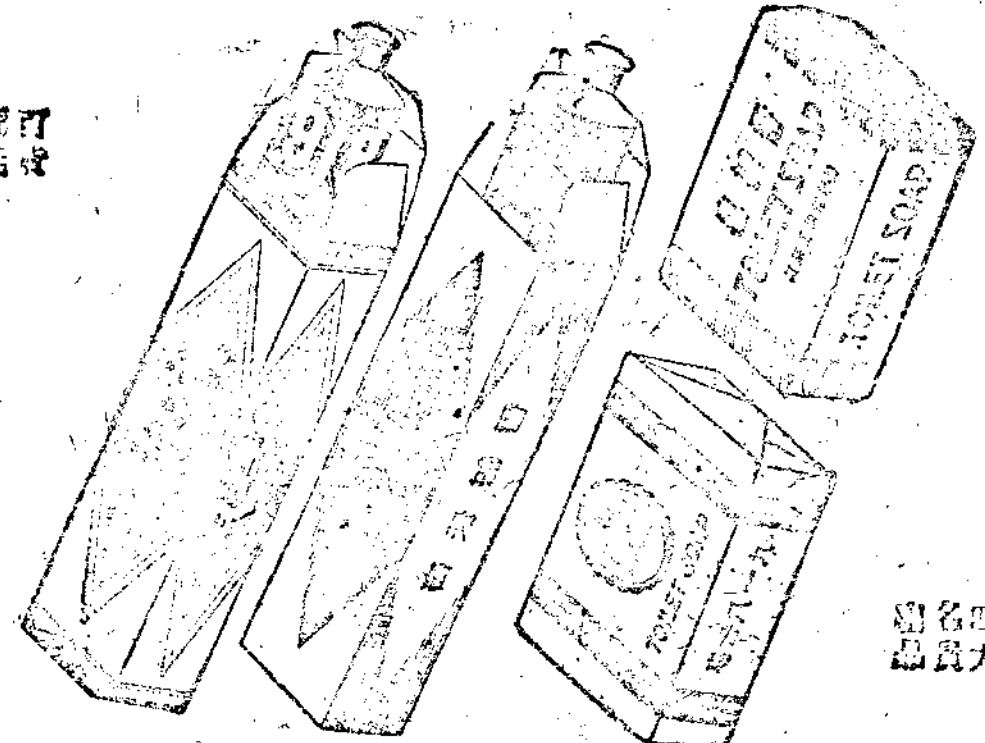
各處批發總處：上海福州路七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上海福州路三十四號

縉雲山下

華化學工業社出品

四大名貴

均售



三五

# 和珅與勾園

陸知微

——燕京大學校園學故談——

今年三月二十日重慶各報載中央社訊：北平敵偽偽辦大學，私立輔仁大學搬遷海軍部燕京大學舊址。按燕大校園前身本為明末高僧的勾園，後為乾隆時宰相和珅所得。本文為燕大史學系教授洪煥蓮先生於一九三四年用英文所寫，敘述和珅的故事。曾由司徒校長辦公室出版單行本，外間似不易得到。今司徒校長及煥蓮師均仍陷北平，慘聞失去自由。北望燕雲，懷念無已。譯此略示紀念云爾。

北平燕京大學校園以內還存留些遺蹟，可證明從前花園各處的所在。其中最顯而易見的要算未名湖（註一）中央，靠近島亭（註二）東邊的石橋了。在月色朦朧的夜裏，假若我們具有慧眼的話，站在這隻灰色石橋上，可以看到一個中國史上的稀有人物之倩影，那就是和珅。他生於一七五〇年。一七七五年他還不過是官卑職小的皇帝轎前侍衛。霹靂之間他的官運亨通，一帆風順的高陞。曾幾何時，升到公爵，升到宰相，而且還與乾隆起兒女親家來。終乾隆之世，二

十五年間和珅得寵不衰。

乾隆可算是個英明之主，就他的聰明才智而論，優和珅這樣出身微賤，既非文人學者，又非猛勇武夫，居然能蒙昧聖恩，獲邀優渥寵幸，實在不能不謂非歷史上的一大謎惑。據稗史記載，追溯到乾隆十七八歲做太子的時候，某日打從雍正某貴妃房前經過，恰遇貴妃對着菱花梳粧入神。乾隆便僥倖手憐脚地走到她背後，用雙手蒙着她的眼睛。那妃子猛吃一驚，便連忙拿梳子向後亂打一陣，把乾隆前額弄了一道傷痕。後來雍正后看見這

道傷痕，再三追問原由，逼得乾隆瞞不住，乃以實告。雍正后大發雷霆，下詔賜貴妃自縊。等到乾隆再去看她時，美人兒早已香魂縹緲了。乾隆憐惜哀悼之餘，用手指塗硃紅，在貴妃的頸上，深深壓了一個指印；同時低聲祝禱，「魂其有靈，二千年後盼來歸我」！

這事發生後，約莫三十幾年光景，乾隆已早即位為帝。一日，正要乘轎退朝，發現轎頂上黃蓋失掉。乾隆問「誰當其咎」？立即有人應之曰：「司其職者，難逃其責。」乾隆問聲，呼之上前，熟視其人，深覺好生面善，想來想去，記不起何處見過。回宮之後，乾隆觸動靈機，覺得此人面貌酷似死去多年的貴妃，想到這人也許就是貴妃投胎？於是傳和珅至內庭覲見。和珅俯首帝前，帝俯視其頸，赫然一硃紅手指印在焉！從此和珅與乾隆開始發生密切關係。

上述故事有多少真實性，我們無法斷言。儘管和珅之猝居高位，難於了解；但若去看他的橫術，却也不難

得到一點解答。和珅這個人很善於逢迎，有急智，還長於策劃。英使馬爾尼（註三）與副使史但頓（註四）於一七九三年九月來華，曾見過和珅。他們稱他做和中堂，是個大闊老。他們出使的談判，大部份是與和珅交涉。和珅雖然奉命阻撓英人想通商的計劃，使之最後無結果而返；但他個人仍能予馬爾尼等良好印象。他們眼中的和珅是個有深切尖銳的解力，並具有悅人的儀態，還備有大政治家才幹的人。

不幸得很，他把天才誤用了。結局非常悲慘。一七九九年二月七日，乾隆駕崩。五天以後，和珅被抄家下獄。再過十天，嘉慶帝傳旨將和珅斬首，為念及他曾充大臣，格外開恩，賜他自盡。

嘉慶在和珅伏法前兩天，列舉和珅二十大罪狀：第一條大罪說四年以前他背賣舊主，詭贈新君。那時嘉慶接到宰相和珅送來一個玉如意，附帶告訴嘉慶立為儲君的祕密消息，並且說嘉慶之得立為儲君，他是有力的助

### 和珅與勺園

。第二三兩條大罪，是和珅進到皇宮與御花園，沒有下馬下轎。第四條說他不該取官女作妾侍。

從第五條到十二條列舉和珅誤國欺君的大罪，如貽誤軍情，隱報匪患，阻止蒙古王公入朝以弔悼舊君慶賀新主；掉換文書，侮慢君上；此外乾隆病篤時，他毫無憂戚之色；獨攬大權，目無羣僚；任用親黨。

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花園房屋墳墓等建築與皇家無異。第十五條：珠寶無數，且較宮中為多。第十七十八十九條：京師附近經營當舖和錢莊，資本在紋銀十萬兩以上。所有家中銀器和衣飾等等，值紋銀千萬兩以上，並窖藏三萬二千多兩赤金，百餘兩紋銀。第二十條：僕人劉權也藏有珠線等物，總有財產亦在紋銀二十餘萬兩左右。

讀歷史的人可以看得出和珅倒台的主要原因，是為了他的錢財太多。按十八世紀末葉金銀兩元的折合率來計算這些數字，嘉慶所抄得和珅的財產總一六·七〇〇·〇〇〇銀元之鉅

。所有不動產和珍珠寶貝都還未估計在內。可是人們時常引證和珅被抄時的物品清單，單上列有一百零九種東西。其中只有二十六種估過價，總值便有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兩紋銀。時人這樣照比例算過，那和珅的一百零九種全部財產價值當有八九萬萬兩紋銀！

我有理由可以認為這個單子是偽造的。有些關於和珅案件未發表的文件，現在陸續由故宮博物院刊印出來了。清單上所載的日期和數字相差太甚，必須摒棄不採。偽造的來源並難解釋。這是民間傳說的重複計算的關係。二月二十日庭諭所舉和珅罪狀中所估沒收入官物品的價值，已是一個夠大的數目了。珍珠寶貝和不動產還未包括在內。抄家的那幾天，直到二月二十日止，和珅城內住宅勺園匆匆被抄一遍；城外那處與圓明園媲美的，在海甸的花園還沒被搜索過！母怪乎至今還流行民間的諺語說：「和珅倒，嘉慶飽！」

我們對和珅的花園——勺園——特別，

感覺興趣。勺園的遺址佔有現在北平燕京大學一大半地方，差不多東西從校友門（註五）到東校門（註六），南北從男生宿舍背後到道樓（註七），都是。這要多謝故宮博物院，使我們能讀到一七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一篇大臣的報告。報告裏面列舉園內一些重要東西，房子共有一千三百六十間，其中有些房間是乾隆的十公主（和孝公主，為和珅之媳——譯者）的。

寫報告的大臣保證和珅的財產並沒有藏在公主那裏。他們所找到和珅的寶物如下：金如意一對，金條九塊，金盒十三只，金鑲寶石盒二只，銀盒二十只，銀罐三只，銀杓十五只，銀燭一對，銀碟六只，銀盤四只。

如是而已。這些東西連一間房子都擺不滿，遑論一千多間。那裏一切桌椅，陶瓷玻璃用具，鏡表，字畫和其他古玩都到那裏去了呢？提起這問題比較容易，答起來却較難。原來嘉慶在三月二十一日傳旨把花園分成兩半：東邊賜給成親王永璽，西邊賜和孝公主。和珅之子豐紳殷德靠着太太

的庇蔭得以苟延性命，在被監視下又活了十一年，到三十六歲夭折。五月二十九日那天，嘉慶下了一道上諭，批殿旗官薩彬圖的奏摺。薩提醒過皇上說二月二十六日報告所列和珅入官財產當多遺漏，公館和花園裏的寶物很可能還埋匿土中，或者秘密運往別處，甚至經辦人上了腰包，請求皇帝派他經問和珅家四個女僕，以明究竟。

這篇洋洋大觀的上諭裏曾提到已派過奕親王和另外某官會同薩彬圖，反覆詰問四女僕，結束不得要領，還有堂皇官的文章大意不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之財富豈限於官庫中乎？縱令沒收入官物品中所隱藏情事，存於華夏，即為朕有。朕非貪暴之君，何窮究為？……今將和珅住宅賜與親王永璽（註八），花園則賜成親王永璽。苟朕拷問和珅家四婢，臨之以刑，果等勢將誹指三數處藏匿財寶。設命匠人挖掘兩王園宅，專殊欠當；而兩王又豈能躬親為之乎？且連日以來，朕曾賞賜和孝公主若干財物，其中不乏沒官之件，

朕自雅不欲詰問公主會否存留一部被抄財物！」

我們去看上面這些話的字裏行間，大可斷言：關於和珅財產的竊取戰，正方與未艾。勺園裏被挖掘的次數不少。和珅死後園主換了又換，究竟挖過幾次，雖無記載；但我們從一個滿旗貴族的文書裏可得到證實。他一八四五年寫道，自從和孝公主與成親王同在一八二三年死後，園中逐漸荒涼。有一時期皇宮內務總管府時常派人把園內能用的建築材料，搬去蓋新房子，或修葺宮殿園林。因之，我們大可推測，即或真有埋匿了的寶貝，也難逃那一關。儘管如此，附近的鄉人一直還有些疑心着園內埋藏了寶貝的。恐怕到園內原來建築整個焚毀了之後，這個疑團才跟着隱匿；等到燕京大學買來這塊地方的時候，建築物早已一無所有。

燕京大學也挖掘不少土地，可是不為那些財寶，而是為蓋房子打地基，和鋪設自來水管與陰溝道。簡直連一個地窖都沒有發現過。若不是和珅



的財寶根本沒有埋在地下，便是老早被別人搬去了。

和坤花園裏本有些什麼建築，我們知道得不多。這篇故事的起頭所提到的石船，實際是一所房子的地基。現在石船上補過一些水泥，還是青步教授（John McGregor Giff）的貢獻。那時他主持燕大建築工程。我留神過，在補修之前船上的石頭有些失掉了，有些是鬆動的。大概都是從前獵財家工作的表現。就在補修水泥以後，我們依然很容易指得出面上一些窩凹的地方，是裝嵌柱子用的。寧德樓（註九）西北方圍牆邊有四塊石片，我懷疑是這所屋船上面的東西，要不然就是左近房子的遺物，可惜無從去佐證。石片上面刻了四句詩，描寫有座五顏六色的橋，倒影映在湖裏，把鏡面般的清水隔成兩邊，一排排楊柳中間高高立着一所大廈，一葉精巧的小舟面對着寬廣的湖岸。這些大約還是勺園中央的景色了。

怎樣想起這石船，我們不得而知；但決不起源於和坤。現在頤和園裏

面，大家都曉得有座石船，那原先是乾隆的清逸園內的東西。一七五六年乾隆做過四句詩，詩中表示他掌着「國船」的舵，不怕風，不怕浪。這樣乾隆的宰相在花園裏也造條把石船來表示，也是合乎情理的。不幸，歷史充滿殘酷的諷刺。不到一百年光景，乾隆的曾孫媳婦——慈禧——弄得乾隆的石船變為倒覆海軍的信號；而和坤的石船所給與游客的，僅是一個大失敗的標記。溥儀的祖父醇親王奕訢作過一首詩，說這石頭「屋船」係在苦海之中。

委實充滿許許多多的苦楚。有些文人騷客在和坤死後，來園裏吟詩作文抒述。綠野亭會悲嘆自己的遭遇，那班趨炎附勢的文人再不會在亭內集會，來向和坤歌功頌德了。永桐長人（一塊高大石頭刻的人像）會嘵嘵述說，牠在園內的經過，如何由其驢商花去一千兩以上的運費，把他運來，以後沒得到和坤的重視，冷眼看着和坤如何做了個大傻瓜，把墳墓選擇在一塊名叫「沙河深」的地方，沙河深

恰恰成了「殺和坤」的諧音。這和坤島上的斷瓦頹垣也會站起來呻吟悲悔之聲，不該妄想去媲美圓明園內「好運海」中的畫閣雕欄，以致構成二十大罪之一。

園內有座房子比石人還高，叫做臨風探月樓。最上層有座巨大的鬧鐘。清早規定的時間鬧鐘一響，婦女們必須起床梳粧，然後用早餐。詩人們搜尋鬧鐘與婦女們的線索，都無所獲。可是他們能讀到十二首詩，據說是兩個美女留下來的，其中一個的故事尤為悲苦。

她名叫吳卿蓮（註十），蘇州人。先為平陽王中丞廩望選侍，王坐專伏法，所有家產連卿蓮在內沒收入官。和坤一個朋友（註十一）把卿蓮買來，獻給和坤，從此二十年勺園裏金屋藏嬌了。二月二十日和坤被捕抄家，這天清早鬧鐘響過；她正依時梳粧，惡耗傳來，何異晴天霹靂！我們把卿蓮當時的詩句照錄於下：（註十二）

曉粧驚落玉搔頭，  
宛在西湖十二樓。  
魂定暗傷樓外景，

湖邊無水不東流。

卿連的下落，有兩種說法：一說她帶着和坤的家財沒收入官，聽候發賣，正如前次在王中丞家的遭遇一樣，再度不幸。另一說卿連在抄家的監視下，痛苦悲傷之時，散其餘勇，趕着寫詩節哀，等和坤在獄中自戕後兩天，她也自尋短見了。

現在我們指出鏡樓的所在，只知道一八七八年續樓還存在的。綠野亭的消毀還要早些，石頭長人也不知何時離去，牠當然不會知道以後的變遷。燕大買來後，景物為非。新的建築美奐美輪，遠非和坤所能想像於萬一。園內的精神和空氣整個改變了，再不是個人享樂的聖地。這裏是造就男女學人的地方。讓和坤留下作為咒語的證實吧：罪惡加罪以此地為享樂者。

譯者註

- (一) 宋名湖亦名橫湖，位居燕大校本部之中心。面積約有二足球場。
- (二) 湖中有一半島，其上有亭，因名島亭。為校中團體小聚之所，係燕大設校後所築，形勢仿故宮中南海內慈寧宮光緒

處之半島。

(三) 馬爾尼爾為英國派來慶賀乾隆六十大壽之專使，備禮甚豐；似以祝壽為名，商洽通商為實。故宮博物院掌故叢編第六七八輯刊有「馬爾尼爾來聘案」。

(四) 史但頓為馬爾尼爾之副使，熟知華事，能書中文，故宮博物院掌故叢編第七輯影印有渠撰述使華經過，著書敘述日記而成，今中華書局有譯本，名「乾隆英使觀見記」。

(五) 燕大前門，因係校友集會與遊，故名校友門。六扇朱門，配以宮燈，石獅，備極壯觀。門額寫「燕京大學」四字為藍呢底金字，係蔡元培先生所書。

(六) 東校門為燕大後門。  
(七) 適樓亦名聖人樓，為英文課室，係美人 St. 所捐贈。在樓址南面。

四〇

(八) 和珅住宅似有二，其一據曠亭雜錄云慶親王府在三轉橋和珅舊居也。其一據言在今北平東城東廠胡同，敵東方文化委員會所在地。

(九) 寧德樓在校園北面，距男生宿舍不遠，為宗教學院所在地，係美人 Zind。捐贈。

(十) 世傳卿連作卿憐。

(十一) 卿連漢詩中有：「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紫燕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戟門，乃侍郎將錫榮。

(十二) 按和珅籍沒之日，為陰曆正月初八日，本文內日期，初因係西人誤讀關係，均改為西曆紀元日期，用特註明。詩內第一句卿連正敘晨起理。間有記為「晚起驚落玉搔頭」者，是則不合晨興簪髮之義矣。詩中第二句係指王中丞為浙江巡撫時所起樓閣，歷同樓遺也。

# 蜀居隨寫

曙山

## 一窩蜂

俗說一窩蜂，這個意思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在蜀地大盜中，竟有以之爲號者，亦無怪在明末流賊李自成，與其異高迎祥皆自稱爲闖王。（見「明史，流賊李自成傳」）再看陸放翁的「入蜀記」有云：「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關下，相率卜攻，一攻騰空中不下，一攻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按攻音效，亦作校、毅、筴，俗曰卦，而古稱占卦之物爲杯攻，或作盃攻。程大昌於「演繁露」內說：「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杯攻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或以竹，或以木，略斷削，使如蛤形爲之。」韓愈的「謁衡嶽廟」詩云：「手持盃攻瀉我蠱」；「石林燕語」又說：「高寺廟有竹杯筴」；亦見

「荆楚歲時記」。至若放翁所記，雖事屬神奇，不足置信，然亦未始非寓勸善懲惡之意。

## 斷香銘

明、萬曆進士鐘惺，竟陵人，著有「斷香銘」一篇，首謂「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婦名淑蘭，敘州府、宜賓縣人，爲太參尹子求之女。生而穎慧，既歸劉，見其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至是「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後隨夫出峽至燕，沿途一意爲詩。至爲銘者云：「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峻，如病葉偶然從風而墜，或中霄之，附枝翹鳴，不能自致於地；如暗泉之匏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旋卒，年甫十九。更論曰：「世

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嘗，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又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如上，以言劉文玉和尹淑蘭，皆爲蜀之女詩人，所惜其作品皆未獲見，不知今尙有存於人間者否？近輯「西蜀女才子」，得四十餘人，內亦有一二人未見作品者，今姑誌此以爲其補遺。

## 建文峯

渝郊兩溫泉，今爲陪都重慶人士遊憩地之一，其溫泉之源即出自建文山的建文峯。按建文爲明惠帝年號，相傳當燕王（即位後爲成祖）舉兵南下，陷京師，惠帝即不知所終；有謂其自焚死；一說其脫髮爲僧，化名應文出亡。又依後說，更有謂其入蜀後

曾駐蹕於此，故後人遂名此山之一峯為建文峯。

這一件事，原為朱家叔姪爭天下，初與民何干？然而所遭禍者不止是惠帝一身，凡不曾從成祖謀篡者如方孝孺等，不知幾許人，既慘遭殺害，復削其妻女等入教坊為娼，而其子子孫孫，世為賤民，甚至有到清初始得赦免者。所以我每觀此峯，就會聯想到國父孫先生在當年倡導革命，力主民主政體，期不復蹈歷代爭王爭帝的覆轍，實尤以得明朝和太平天國的教訓為多。特別是明朝的「割良為娼」，更荒謬絕倫，不料此在後人的記述，乃又使鄧縣鐵鉉一家再蒙受一重奇冤。

今於建文峯之下，讓我再來為古人鳴冤，尤其是為中國婦女史的研究者，以後再不要憑不足據的材料來認錯古人。

茲為便利起見，且先看「辭海」上所載：「鐵鉉，明、鄧人，洪武時官給事中，以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官山東參政

，燕王舉兵，鉉與盛唐守濟南，屢挫燕師，遷兵部尚書。及燕王入都，鉉尚屯淮上，兵潰被執，不屈，磔死。

又載：「鐵氏女，劇曲名，一名『俠女新聲』，明、來集之撰。略云：布政鐵鉉死節，成祖以其二女發教坊，逼勒萬端，誓不失身，禮部官察驗，二女口吟二詩，官為奏聞，特予落籍。集之號元成子，蕭山人，大學士宗道之子，所著『藍采和』、『阮步兵』及此本，合名『秋風三疊』。」但在今人所著『中國婦女奮鬥史話』裏，却這樣的說：「元末，鐵鉉守山東，抵抗明兵被擒，不屈被殺。鉉有兩個女兒，被割入教坊為娼，但是她們二人誓不受辱，到了仁宗時，才把她們救出」。所究者，就在此說鐵鉉守山東，是忠於元以抗明，然單以其二女的年歲而論，似也不該竟有此錯誤。

又按此錯誤，是由於其抄襲『中國婦女生活史』而來，而後者則是襲引王琴之『震澤紀聞』，真可謂『以訛傳訛』，至不可究詰。再看『教坊

錄』說：「永樂十一年，本司鄧誠奏：有姦惡鐵鉉家小妮子，奉旨依都白他」。又『國朝典故』說：「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而鐵氏二女獲赦嫁人，是在仁宗即位時，又如『倉州史料』說：「仁宗即位御札，建文中姦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在，並宥為民，給還田土」。至於鉉妻楊氏被送教坊司，年才三十五歲，而其二女被稱『小』子，當然還都未成人。

再看由明太祖、洪武元年（西曆一三六八年）到仁宗即位時（一四二五年），已五十七年，若鐵氏二女是因其父為元抗明而被發入教坊的，當都已有六七十歲了，雖得赦出而還能夠嫁人嗎？而她們似生在建文年間或永樂初年，到了成祖，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其母三十餘歲，是則她們至多不過才十四五歲，又十二年到仁宗即位獲赦，便至多不過是二十六七歲，自然都可嫁人了。何況其外有力的證據尚多，我們治歷史者怎好隨

重經歲故人呢？更錄其姊妹各一首自  
錫詩於後：

長女云：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  
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雲一半  
綉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  
重與訴琵琶。」

次女云：

「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  
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臨鏡自  
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妝  
，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陶  
郎勝阮郎。」

不過以這兩首詩而論，究竟是她  
們自己作的，抑是「挾女新聲」的作者  
來集之作的，我不無終有些疑心了。

明成祖這個傢伙，既趕走姪子建  
文皇帝至永無下落，而奪得天下，還  
要盡發其諸忠的妻女親戚入教坊爲娼  
，實在要算是荼毒衣冠，最爲野蠻殘

酷者。茲更便述數則，以明其虐政一  
斑：

「玉光劍氣集」說：「方正學家在  
開花台下，以雙梅樹爲記。其女流發  
教坊，遂隸籍焉，年年登台梨耐，迨  
地入梅都尉家而耐絕。李道父爲郎中  
，落其籍，嫁商人湯若士，後訪其墓  
，購田祀之。」  
「國朝典故」又說：  
「勞大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  
張氏旋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  
：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着狗  
吃了，欽此。」  
「南京司法記」說：  
「永樂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題：卓敬女  
，楊奴牛，景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  
韓氏例，送洪國公轉營姦宿。又永樂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  
奏：齊泰婦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  
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餘條漢子看  
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  
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  
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  
材兒。又奏：黃子澄妻生一小廝，如  
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  
「直史  
」說：「林雲儀，其先林某殉節建文  
之難，籍其孀入教坊司，今苗裔衰

，淪於執巾司篋之流。」  
「露書」說：「豬市伶人徐雲望，善別古器，其  
祖牛某不從靖難之師，子孫發教坊。  
甲辰有詔許自陳，雲望因得除籍，仍  
祖姓。」  
到清時章學誠於「婦學」內  
亦說：「前朝虐政，凡締紳籍沒，波  
及妻孥，以致詩禮之家，多淪北里。  
」不料今於淪郊還有這廬建文峯，爲  
此汚史作永遠紀念。

### 井底蛙

久居山村的朋友，忽慨然說道：  
「我今已如井底蛙，能懂得什麼！」  
按「後漢書、馬援傳」所載，公孫述  
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視之，援歸  
對囂說：「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  
大，不如專意東方。」其注云：「言  
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此語係  
本「莊子」，義同井蛙，如云：「井  
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後  
又有坐井觀天之說，亦同此義，如韓  
愈於「原道」內說：「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至若明人鄭  
瓊著「井觀瑣言」，自係諷詞，即其  
所見決不致真是如井底蛙。

### 文哀公

今於文讀，時聞有謄文公或文抄公、文剪公之說，不知昔於四川的忠縣，尚有「文哀公」。此公姓李，名士棻，字芋仙，是清、道光己酉拔貢生，時與中江李鴻裔，劍州李榕，號「四川三李」。但何以有文哀公之名？蓋其爲人有狂名，又好哭，每語及時事多故或身世蒼茫，如浮萍着於大海，輒欲歡痛哭，其同年生遂戲呼之爲「文哀公」。他又說：「嬰兒笑語無常，酒人隨車，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名謚吾，殊當吾意，吾將與阮籍、劉伶爲徒矣。」後與人語，亦即自稱文哀公。

及爲彭澤知縣，到任，則攜琴一張、書萬卷、棺二具自隨，而一日語僚友曰：「吾爲縣令長，而使四郊多壘，可乎？」即抗督軍情數事，去官而益狂。後居滬上，落魄甚，乃依其早年所贖伶人杜蝶雲以居。年六十三赴江西，至安慶道中卒。黎庶昌爲其撰墓誌銘，銘曰：「羈唐峽西涪水東

，有士曰李命實鶴；天生傲骨世莫容，一官敵臆如轉蓬！乾坤大句聲摩空，死而死耳文則雄；物脫反始歸蜀宮，湛湛江水涵青楓。」

### 並頭蓮

曾見報載，某處遺開並蒂，謂爲祥瑞，故盛傳一時。按在古人。本有此說，如「孝經、授神契」云：「王者德至於地，而華萃感」，又注云：「華萃，並頭蓮也。」且不獨蓮花如此，卽如蘭和芙蓉，凡花開並蒂，皆有此說；然皆僅喻夫婦的和好，究何關王者？而在晉時「青陽度」曲云：「下有並根藕，上生並頭蓮。」又杜甫詩云：「俱飛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

再看今於植物學上說，可就大煞風景了，卽謂並頭蓮乃屬於畸態的一種，更何瑞之有？又據說在眉山的三蘇祠有瑞蓮池，爲大蘇所鑿，分東西二池，而其西池歲產瑞蓮，一莖兩蒂。是則此爲土壤使然呢？抑爲種子有別呢？但不知今是否還存在，以供科

### 學家研究。

### 連理枝

漢時蘇武於「別從弟詩」有云：「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而梁簡文帝亦說：「江南豈蕤生連枝。」按此皆是指兄弟而言，謂兄弟如樹枝同出於一本。至於連理，則多說是異本的草木，其枝或幹連生爲一者，自古卽以爲祥瑞之徵。如「南史、宋孝武帝紀」云：「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改芳香琴堂爲連理堂。」又「北史、梁彥光傳」云：「爲峽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上詔褒美。」而「晉中興祥徵記」則說：「連理，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又「晉書、元帝紀」說：「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及唐。白居易於「長恨歌」有云：「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後遂多以此爲夫婦相愛之喻。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禮堂前面有桂樹二株，俱高丈餘，在前年冬的左

一株，忽發現連環葉多枚，此又爲什麼徵呢？今猶有人云：「此禮堂從未借與人結婚，而去年亦爾開例，或即此徵吧。」則此說雖不足置信，然亦巧矣。

物之靈，而人以其爲祥瑞之徵，於枝生連環和花開並蒂外，尚有麥穗兩歧，則尤爲擾害所喜。這又如「後漢書·張堪傳」所載，嘗堪爲漁陽太守時，百姓有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然人和其他動物亦有此情形，如「爾雅·釋地」說：「北方有比肩民」，「西方有比肩獸」，「南方有比翼鳥」，「東方有比目魚」。更有以夫婦相愛，至於寸步不離者，謂之「比肩人」。這再看「述異記」有云：「吳、黃龍中，吳郡淮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子弦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 眉山秀

眉山三蘇，俱以文名，尙有小妹

蜀居隨寫

亦才情濟，工詩能文，如清人李五所作「眉山秀」劇本，就是演述她與秦少游的故事，但亦有說這於事實却很有問題。據「傳奇彙考」所述「眉山秀」一劇，即演小妹嫁秦少游事，如云：「蘇老泉與黃山谷同作「繡球花詩」，老泉詩未成，其女小妹爲續半音，山谷大加稱賞，因爲少游議親。花燭之時，出題三難，然難成婚」。但這是清人作的劇本，究何所據，一經考察就有了傳會之嫌，就是小妹並未做過秦太太。

再看「齊庵漫錄」說：「余考「淮海集」（秦少游作）「徐君主簿行狀」末云：「徐君以女文美妻余」，則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老蘇先生不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三公（軾與轍兄弟）則僕嘗身事之矣。」觀此，蓋少游初未嘗隨蘇氏之門，而况於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歐陽公「蘇明允志」：「生三子，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皆早卒」；東坡與李方叔東

云：「頃年爲穉人中驟得張、秦、黃、晁，意謂天不愛寶，其幾未艾。」按祭文、志、東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於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山谷）皆東坡既仕之後所與而章逆者也，安得妄稱及耶？」讀此，可知今對蘇小妹的種種傳說，皆不足據爲信史。

### 二紅飯

重慶一帶，多爲梯田，因於山腰亦插秧，而不肯多種雜糧，但年來見其已漸改變作風了。既不肯多種雜糧，故其雖稱爲天府之邦，而人民於食物却是很單純，於米以外就是吃紅苕（山芋），即吃麵也很少的。但在宋時的眉山，是有一種「二紅飯」，大概那就是雜糧飯吧。且看蘇東坡有「記先夫人二紅飯語」云：「課奴婢春大麥以爲飯，有西北村落氣味；復令雜小紅豆作飯，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新樣二紅飯也」，而這一種二紅飯，如果做得好，實不亞於細麥的麥片。

### 五斗米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乃解印去而賦「歸去來辭」，則其所說實亦有所本。相傳東漢張陵，學道蜀中鶴鳴山，從學者出五斗米，時號五斗米道，又號米賊。然今教學傳道而有受米者，亦能問賊嗎？但陵死後，由其子衡繼；衡死，其子爭復行之。後來黃巾賊張角，亦行其道，以三官手書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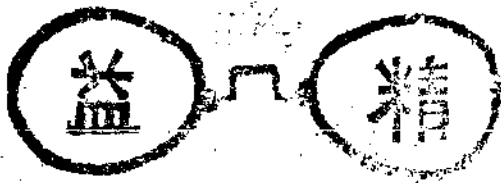
人家出五斗米為常。按「後漢書、劉焉傳」引「典略」云：「漢中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又「三國誌。魏志。張魯傳」引「典略」云：「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裴松之注謂：張修顯是張衡，非「典略」之失，為傳寫之誤。但古人之為惡斂財只在五斗米，以今視之實在亦大有進步！

### 南風歌

太虛

南風浪浪兮，吹來大地春光，萬紫千紅翠欣賞。  
南風蕭蕭兮，吹開慘霧愁雲，青天白日共歡欣。  
南風煦煦兮，吹盡腥氣殺氣，民生樂樂勝勝利。  
南風浩浩兮，吹去塵勞俗套，人快活無煩惱。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重慶支店



患目病者注意  
如迎風流淚 遠視模糊 者  
為目光計請戴  
精益眼鏡公司眼鏡  
驗光主任王翔欣啟  
總公司上海南京路三三八號  
分公司天津濟南南京昆明成都  
貴陽西安

### 孫丹鐘表行

啓事

專修鐘表 材料充足  
較對準確 收費低廉  
取件迅速 約期不誤

地址：上清寺



# 隨筆二篇

子 學

## 一、談知己

知己，談何容易！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生之表顯，頃刻萬變。在這種情形之下，而認爲是我的知己，我爲某人的知己，適足以見其爲僞！所以稱人爲知己，與承認爲別人的知己，都是不合理的事。假使一個人能自己知道自己，已經是了不起的事，還要想求人家來知道自己，那真是談何容易！

論語上對於知己的問題，前後屢見不一見。而其出發點，祇不過在求自己知道自己。自己能夠知道自己，那末，所行所爲，就可以有一貫的表現，也可以使得別人知道和認識，這是合理的。略錄於次：

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貢曰：「何爲其莫之知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這是孔子一貫的修身立品的出發點。與大學之道，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要由個人出發；就是先要求自己知道自己的知己，再求別人知道自己的知

己，是兩種說法，一樣解釋。

假使一個人能夠自己知道自己，自己明白自己，然後一切環境如何艱難困苦，都可以置諸腦後。

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這兩段話，就是說明了自己知道自己清楚明白以後，也就不怨天，不尤人，而惟天可表了！孟子所說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雖則其出發點相同，而所說的話，是比較有鋒芒而露骨，所以孟子也自己知道自己，爐火尙未純青，祇能說「我善養我浩然之氣」而已。

假使一個人達到了修身立品，有自知之明之後，在楊朱之流，不過獨善其身而已。「臨流濯足，鼓腹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那果然不求人知，信我所至，自有他們的見解。可是孔孟之道，是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爲實志的人，修身不過爲做人之基礎，齊家治國平天下，纔是做人的目的。於是乎在自己知道自己之後，還要希望別人知道自己的。而其目的，就在表示他的能

力，以求達到他的治馴平天下的目的。此與耶穌之爲衆人犧牲，釋迦牟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殉道精神，是異途同歸的。於是樞樞皇皇，不遑終日，惟以道不得行，知己難得爲憾事。從下面兩段描寫中，也可以看出來：

微生歆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樞樞皇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

子擊馨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馨乎！」既而曰：「鄙哉，擊馨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已！」

甚矣哉，知己之難也！

姜尚釣於渭濱，姬昌迎而爲太公，以與周室。王猛捫虱抵掌而談當世事，符堅用而破秦師；諸葛亮因劉備三顧而出山，以成漢末三分之局。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得一知己，可以安天下。而縱觀古今歷史，殊不多觀。甚矣，知己之難也。不但如此，所謂知己者，在一方面，固應該該招之以禮，而在另一方面，也是應該受之以禮，報之以禮，然後可以全始全終，收成結果。否則，未有不因終隙末者。試看燕王之築黃金台以招樂毅，禮而出乎物態，授受雙方，已都欠缺，即如燕王不死，樂毅功成，是否克保終身，尙在不可知之數，何況號爲知己者，一有變化，豈有不隨之而失敗的。漢室成功，韓彭慘戮，即其明證。

花月壤所錄燕疑珠小盆台曲，也這得十分有理：

「士以黃金系，士可醜！燕王招士以黃金，王之待士亦已苟。樂毅鄒衍之賢，乃以黃金相奔走。真士聞之將疾首。胡爲乎？黃金台，且不朽！小金台，且繼有！」

欲求知己而不得，真是令人浩嘆！自古以來，以奴使婢輩來待士君子，更是令人痛哭流涕，可爲長嘆息者也。

唉！自己知道自己，古今中外，能有幾人？別人知自己，古今中外，更聊聊有幾？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觸於目者，連篇「知己，知己」「明在知己」。接於耳者，聲聲「知己，知己」「我們都是知己」。究竟誰是知了自己？誰是知了別人？不說知己，倒也罷了，說起知己，真是嘔氣！

## 二、送禮

送禮，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這一種舉動。雖則名稱各有不同，而其用意表示好感，那是千古一律的。至於借送禮之名，而實行賄賂，雖則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可是原情略跡，其爲表示好感，則是無所區別的。

自古帝皇對他的臣民送禮，稱爲「賜」或者「欽賜」，而臣民送禮給帝皇，稱爲「進貢」。其用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全國的人民土地，都是皇帝的，皇帝喜歡你，給你一點東西，或者一點名譽，那是恩出自上，給你一個大面子，這樣就叫做「賜」。我們試看從前關人的傳記，不是一定要皇帝欽賜過什麼的話，儘量鋪張的寫在上面，來表示他的闊，表示他的受了皇帝特選

之知嗎？不特可以炫耀門庭，而且也可以增光固里。連縣誌裏面的人物誌與恩賞誌，也把它收錄完備。就是像孔子這樣的一個大聖人，也因爲胙肉不至，坍了他的台，一氣而把他解釋爲因爲失禮，並非像現在之吃不到肉，但終於於看清楚送禮之足以表示好意，足以籠絡人心，直到現在一切翻動給獎辦法，還不是這套一套。

至於從前臣下送禮給皇帝，因爲主僕的關係，稱爲貢，其用意是進呈貢獻。不但如此，因爲我們是華夏之邦，泱泱大國，四海來朝，凡是夷狄蠻貊之邦，前來辦理外交上的通問和好，都是以朝覲進貢爲辭。一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不是征伐征西這一類小說上邊的口頭禪嗎？送了禮，進了貢，纔可以不動干戈，相安無事，否則便要調動軍隊，討伐不臣。所以送禮一層，不特爲了表示好意，還有息事寧人，仰阿優小，而含有面子問題在乎其間。

至於師生之間的敬愛，翁婿之間的奠雁，一切交際場中的酬酢饋贈，男女戀愛過程中之投桃報李，莫不是送禮，而以物質東西來表示人與人之間的好意，可以一貫的解釋的。

結婚送禮，死人送禮，生孩子送禮，三朝，滿月，週歲送禮，討小老婆送禮，過生日送禮，做壽送禮，升官送禮，三節送禮，甚至替死人做壽也送禮，凡有一點點像風子一樣大的事情，爲了表示好意起見，祇消有題目好借，有機會好乘，如果高興的話，都可以送禮。紅樓夢上王熙鳳當家，送各王府的禮，不是很清楚都有上一篇賬，照例不得錯，如有

特別情例的辦之後，還要註上一筆。你看，多麼慎重。足見送禮不但表示好意，而且已經形成了社會上各階層必不可少的人事了。所謂盡一點人事，送一點人情，也就證明了送禮在社會上所處地位的重要性了。

以上所說的，不過屬於封建皇室的送禮而已。至於借送禮的名，而謀隱官發財，那是更其層出不窮，難言難言。而其所送的禮物，除掉金錢物品，珍寶古玩而外，在必要的時候，女人也來嘗不可作禮物送。因爲這樣，也許所收得的結果與效力，活寶要比死寶大得不可以想像。蘇武送胡已而免罪，趙王送西施而陷吳，劉玄德入贅東吳，楊玉環寵冠後宮，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這還是堂堂大端，盡人皆知，盡人皆曉的故事。其餘蠅營狗苟之徒，爭權奪寵之輩，所行所事，美其名莫不是爲送禮，而所以要送禮的目的何在？效驗如何？那也用不到再代爲解釋吧。以孟嘗君之賢，食客三千人，號爲好士而得士，結果還給王制去罵上一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終不至也！一豎道爲什麼要用得着雞鳴狗盜，還不爲了送禮。

當然送禮的，在自命爲道德家者，是視之爲卑鄙醜視，無恥之徒的。可是平心靜氣而論，假使沒有人受禮，雖要送而送不進，雖要卑鄙無恥而無人接受，那卑鄙無恥，也未嘗不可以改過自新，無恥下賤，也未嘗不可以廉潔自勵。所以嚴格的說起來，送禮的與然不足齒數，而受禮的更其罪大惡極了。楊震不受人暮夜之金，而謂「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爾無知？」來推却了。自古迄今，能有幾人？因此送

禮之風，也就風起雲湧，愈發愈利害了。

爾相如送璧而懷璧以歸，專諸送魚而把王僚刺死，荆軻送地圖而想刺秦皇，這已經是徒然假借送禮而不懷好意了。還有諸葛亮送巾幗脂粉與司馬懿，而樂于接受，更是送禮的別格，萬不能以好意視之，皇帝送毒藥還要稱為賜死，這簡直是荒謬絕倫了。

### 山東總督之名稱

松園

近閱某刊物，有敘述他的祖父，在道光年間，曾任山東

總督，這是違背事實的。因為前清置設總督的地方，為直隸、兩江（蘇皖贛）陝甘、閩浙、湖南（鄂湘）、兩廣（粵桂）、四川、雲貴（滇黔）八區，而山東、山西、河南三省均無總督，各設巡撫一人，統轄一省的軍民事務。直隸、四川、甘肅三省設有巡撫，一切由總督兼轄。而總督所轄的省份，或一省，或兩省三省，已見上所說的，絕無山東的總督。清末，東三省設置行省，有東三省總督，只此而已。所謂道光年間任山東總督，不知是什麼總督了。

！畏可日夏

## 行鏡眼光新

★.....★  
：款供時應：  
★.....★


會大鏡陽太 舉行

代時起超樣式

崇大合迎格價

◀ 號十六路容鄒 ▶

司公糖煉合聯國中

糖  晶

井元三江內：司公總

器三廿持路國民：處業營慶重

號六十路北熙春：處業營都成

# 公開的祕密 (續)

冰 瑩

## 戰地之三

「我嗎？半句也不說謊，我的確還沒有遇到過一個理想中的愛人，但我並不苦惱，我覺得愛人這問題，不是東找西尋能夠發現的，她正像買航空獎券一般完全碰運氣，有時也許有三個四個異性同時向你追求，但你也個也不愛他們，有時你愛上了一個男人，偏偏又遇着他不要你或者不能愛你，在這種場合之下，當然只有忍受着孤獨的生涯。」

「我想總有一天會遇到一個自己所喜愛同時也也很愛我的異性，萬一永遠遇不着呢，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人過一輩子的清靜生活，把全部精神寄託在學問和事業上，也許比結婚更要快樂，更要幸福，婉如，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婉如笑了，原來重言還是和自己的思想一樣，所不同的，她是

有了愛人的人，爲了對方老是催促着她早點結婚，她正感着深深的苦惱，趁這個大家都把祕密公開的當兒，她也很坦白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

「我是有了愛人的，他在××報擔任記者，我們已有五年認識的歷史，他常常催着要結婚，但是我害怕結婚後就有孩子的麻煩，所以一年推一年，這回要不是我跑到前方來工作，說不定也許會結婚。人，的確是整天在矛盾中生活着的，沒有愛人的時候，又覺得一個人太孤單，心靈上老感覺到好像缺少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尤其當着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看到人家一對一對地挽着手去踏青的當兒，你會感到自己是被春之神拋棄了的可憐的孤兒，或者在秋高氣爽的月夜，在大雪紛飛的冬天，你都需要一個人伴着你看月，伴着你圍爐談心；但當你

的目的已經達到，又覺得戀愛的滋味不過如此如此而已，所以我現在正爲結婚這問題所苦惱，究竟是結婚好呢？還是不結婚好呢？如果我老是拖延下去，對方是否願意？他不願意，我是和他破裂還是我屈服呢？正英，我們的諸葛亮，你替我想個辦法吧，還有重言和莉子，我也希望你們給我一個誠懇坦白的指示。」

「我以爲先決問題還是在你自己，是不是你現在也感覺到需要結婚，如果需要，或者至少對於結婚並不害怕，我勸你早點結婚，否則再過一二年也未嘗不可，對方若是真正愛你的，那怕多過三年五年，他也能等待的，你們說對不對？」

重英真像個小鸚鵡，她毫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婉如。

「男人如果愛上了你，他至少要等三年五年才肯，假不得今天戀愛，明天訂婚，後天結婚，他們中間戀愛的戀愛，成功越快越好，如果不成功，馬上另換一個對象，所以一般人都說，男人對於戀愛長沒有耐心。」

重言的話，引起了莉子的憂鬱大論來。

「重言所說的那種男人，不過是代表一部份而已，多情的男子還是很多的，你看哥德寫的維特是多麼熱愛着綠蒂，小仲馬的亞猛是多麼傾情於馬格麗特，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實。就拿愛德華第八對說吧，他居然爲了辛浦森夫人而犧牲他的皇位，自古以來有多少不愛江山愛美人的男人，他們情願爲女人犧牲名譽，犧牲生命財產……」

「得了，得了，莉子詩人，你快不要再往下說了，」芷英連忙打斷了莉

子的話：「如果男人都像國王與燦火以妓女而亡國，唐明皇爲了楊貴妃整天沉醉在她的懷抱裏，於是一從此君王不早朝，××將軍爲了戀着他的女人，正在清歌曼舞的時候，而丟了東北四省，這不過只是千百萬男人裏面，舉出很少的人物來做代表而已，如果詳細說起來，就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我覺得戀愛是神聖的，無論男人對於女人，或者女人對於男人，要真正覺得對方的人格，學問，道德各方面有值得我們愛的才去愛他，絕不能女人只愛男人的財產和地位，男人只愛女人的年輕貌美……」

「得了，夠了，我們的錢都亮，你也不要把題目拉得太遠了，我們的時間寶貴，已經談了很久了，還沒有得一個結論出來，讓我來冒昧地說幾句話吧，我覺得我們四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莉子是戀愛至上主義者，芷英是愛的浪漫主義者，我和婉如是愛的寫實主義者。好，現在我們且聽聽芷英的戀愛故事吧。」

重言一張嘴像機關槍似的說了一大堆，她打斷了芷英的話，芷英很高興，加之她心裏正爲着的事在苦惱，實在再也無心講什麼戀愛故事了。（未完）

### 編後記

本刊是今年二月創刊的。因爲戰時物質條件的困難，和發行勞軍特版的種種關係，編好了無法如期印出，同人深感內疚。現在除盡力設法，克服印刷上的困難之外，祇有先將五月至六月應出期數，用「合期」的方法併出。雖然形式上少了一期，但內容較爲充實，當爲讀者所鑒諒。

最近，我們接到許多熱心朋友們的批評和建議，感激之餘，自應一一竭誠接受。我們很想在不變更原有形式和風格的原則下，逐步加以改進，以副讀者的雅意。

此次歐戰勝利結束，遠東局勢亦必仍以南京爲重點。故在最後勝利時，應先凱旋還都，以南京爲國民心理上的首都。將來規復戰後局勢，亦必仍以南京爲重點。故在最後勝利時，應先凱旋還都，以南京爲國民心理上的首都。將來規復戰後局勢，亦必仍以南京爲重點。故在最後勝利時，應先凱旋還都，以南京爲國民心理上的首都。

輯上最後一期，歡迎讀者投寄：（一）凱返南京，（二）南京風土，（三）南京點滴，（四）六朝史話等稿。

編者

## 夜以繼日(四)

西摩諾夫作 朱新民合譯  
楊麟鴻譯

瓦西列夫滿懷的恐怖此刻覺得安靜了許多，因為他看着身傍這個人比自己更沒有辦法：手也不能動，腳也不能動；而自他雖然受了彈傷，甚至于是要死的人，但是卻還有能力打死他。於是又接着更低聲地說道：「你真是一個惡人，你上了我的當了，我把你弄到這裏——德國人一會兒就要來的。十一點整準來。你看着錶好了。啊！你看不見錶？反正是他們就要來了。上尉同志！一切事情就要了結了！」

薩布洛夫夫默不做聲。

「怎麼一聲不響？你以為他們不會來嗎？別怕，一定來！」

薩布洛夫夫仍舊默不做聲。這却引起了瓦西列夫的火來了。他想在一槍放死他之前，好好的打他一頓：夾頭夾腦地打他一頓；他想想緊了拳頭向他的牙打去，為的是為了一生的遭遇

出一口惡氣，所謂一生意思是自出生一直到今夜，現在又受了傷，腰腹已被炸裂，現在直落得躺在此地泥裏，上面還下着雨。他迴憶着過去跟薩布洛夫夫並與薩布洛夫夫同一類型之人物時的一切經歷。他想最好還是用腳後跟踹到他的臉上去。但他却又不敢移近薩布洛夫夫，因為他沈默得可怕，並且薩布洛夫夫究竟還有一隻手露在外面。於是他把手提式槍近一些，把槍口對準着薩布洛夫夫的臉。說道：

「就這樣打死你！」

薩布洛夫夫還是默不作聲。他任何話都不願說。在瓦西列夫說了那話之後他對於今天所發生的事以及一切從前所發生過的事全盤明瞭了。他想起指揮部之所以會被德軍次第砲轟，想起伯納秀克之死與那時瓦西列夫由靴統裏抽出自己槍刺的神情。他想起瓦西列夫每次出外歸來時，總是帶着些

公文和槍械。他想起了此人的一切所做所為，而國中同事都時常竊竊私語，說此人出入德軍陣地時好像是回家那麼隨便。的確瓦西列夫潛入德軍陣地一向是很容易的。他又忽然很漸漸地想起與阿甫接夫的談話，當時阿甫接夫聽取瓦西列夫的偵察報告後用一種驚奇而嫌棄的神情說道：「這個我看用不到紀錄」。他又想到最近一次兩個通訊員在指揮部裏，被砲彈擊斃的情形。當他走進去時祇見他們已倒臥在地板上血泊裏；這當然也是瓦西列夫的賜與。而現在本身却與瓦西列夫並臥在這裏；雖然覺得被磚石緊壓之下充沛的體力仍然並未消滅，但是却奈何他不得。

他還是默不作聲；實在也不想說什麼。他最憎惡的是德國人，但是那種憎惡心還遠不如目前所感覺的為甚。他這一生所憎惡的事物可以說是現在營寨中於一身，而此一身却與他並臥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但是奈何他不得。

薩布洛夫夫試行伸屈自己的手指

，接着握手成拳，並且悄悄地——爲的是對方不注意！——將自己的手移近自己的身體。此時他已不再胡思亂想；一切生死，戰爭，已往，將來；全部付之度外。方寸中祇有一樁——就是瓦西列夫與他的距離是幾乎伸手可及，如何排除此「幾乎」二字。他試行將身體轉動一下，進一公分都動彈不得；可是他需要移動五公分至十公分。頂好要瓦西列夫自行移動過來才好，那怕是移近一點點的地位也好。

「你爲什麼不做聲？是害怕嗎？」

「——瓦西列夫在問。他說此話的用意是要薩布洛夫害怕，因爲他自己由於薩布洛夫的緘默害怕起來了。」

「你渾蛋！」——忽地薩布洛夫開口了。

「你敢罵人！你敢再罵！」——

一瓦西列夫此時感覺到滿意，因爲他終於逼得薩布洛夫開口了。

「你敢再罵！反正你這是末次罵人的機會了！在你沒有斷氣以前儘你罵吧！聽到了沒有？反正你們那些人

一個也活不成！懂不懂？」

薩布洛夫又努力在磚石之下試行轉側。居然把肩部移動了一公分光景，但是再多不行了。現在需要瓦西列夫移動過來。他不由得嘴裏默念着：

「過來！過來！過來！……」——將全部

意志貫注在這一句話裏。這還不算，他開始不絕口地惡罵。聲調忽高忽低，想盡了各種惡毒的話來凌辱瓦西列夫。這種惡罵可稱是平生所未有；直罵得自己上氣不接下氣，而意志中却聚精會神地在說：「過來些！再過來些！……」同時他在黑地裏向瓦西列夫望着，但也看不清他的臉。此時瓦西列夫怒不可遏，因爲薩布洛夫罵不絕口，不容他插一句嘴；看樣子罵到死，他也不肯住口的。起初瓦西列夫以逼着薩布洛夫說話而感覺得意，此刻却恨不得用腳後跟踹他的嘴，或用拳打掉他的牙；爲的是叫他住口。

「你再罵！再罵，我給你顏色看！」瓦西列夫說。

薩布洛夫却念念不忘地暗示：「你過來！」同時又用超乎自然的下意

識的狡猾把相當高的聲調轉變爲幾乎聽不見的聲調，當聲調很低的時候，瓦西列夫不自禁地移近了——公分或兩公分。薩布洛夫如此轉換着聲調，瓦西列夫就一點一點的移過來。薩布洛夫看的眼裏，會一口唾沫向他飛去。祇見他舉起手來擦臉。想必是擦中了。於是又接連啞了一口。此時瓦西列夫探身過來，擰起拳頭，猛擊薩布洛夫的門牙一下。他本可以用槍柄來打他，但是他却要用自己的拳頭，因爲這樣他可覺察出牙齒被擊脫的感

覺。却不道竟因此鑄成大錯。薩布洛夫忽地伸出手來，一把抓住了他的胸部，猛力將他拉過來，隨即鬆手，又一把抓住了他的喉管。薩布洛夫全身被壓在磚石之下，但是全身的力量却

被集中運用在這一隻左手上面。這一下瓦西列夫本能地丟開了槍，用兩隻手來拉他的手。而薩布洛夫却愈攥愈緊。最初瓦西列夫祇是拉他的手，後來却死命地用指甲掐他。薩布洛夫一面聽着他的嘶聲，一面將手指愈攥愈緊；所以瓦西列夫雖用指甲插他，



而他却一些不覺得痛楚。

一會兒鼾聲已停止了，喉間的癢聲亦已過去，薩布洛夫的手仍然未肯放鬆。此時他自己因覺得全身痛楚，幾乎暈厥過去。又等待了一分鐘，也許是五分鐘，他明白現在的寂靜是徹底寂靜了，而手中所捏着的東西也不再會抽搐了；那時他才放鬆了手指，睜開了眼睛；原來他的眼睛一直在緊張之中是閉着的。祇覺天色是烏黑一片，完全什麼都看不見。雨是一直在落着，不過他現在方始覺得。手也僵硬了；他把手縮回身邊，用手指摸着壓在身上的磚塊。他就這樣繼續躺着；時而暈迷，時而甦醒。又待了五分鐘至十分鐘光景……；他咬着牙，伸手到最上面的一塊磚，輕輕地將它移開丟在一邊。又待了一會，又縮着眉（因為全身痛楚）舉起手來，再移開了一塊磚。

### 夜以繼日

雨點紛紛，一直向他的臉落來。

他很想要將它拭去，但是他倔強的性子控制了自己，絕不容許他舉手拭雨；因為他的手現在祇有一個用處——

就是舉到上面拉一塊磚！然後輕輕地把它丟在一邊，接着再摸一塊，再把它移在一邊。他將要繼續這樣做，一直做到氣絕身死或是失去知覺止。不過兩者之中何者是他的結局，他自己並不曉得；此時他心目之中祇有一個意念，即是但分軀壳中尚有一縷生機，他要繼續着這個單調的動作。

這是十月十二日——一個雨夜，自從薩布洛夫率領了一營人強渡伏加河那一夜算起，現在正是第三十夜。

四週寂靜。這是薩布洛夫第一樣所感覺的。附近床位上的傷兵偶爾在低聲說話，還有行將氣絕的人在急劇地喘息，有時還聽見病房守護人走路時窸窣的皮鞋聲以及藥房裏傳來的一二響藥瓶聲；這一切聲響都不沖能破寂靜。大概是因為在這傷兵醫院儘是些白色的床單，衣服也是白色的，所以薩布洛夫認為寂靜是白色的。

這樣的寂靜已繼續了八天。薩布洛夫覺得這種寂靜實在沒有底止，而且無論什麼聲息不能沖破它。窗外正

落着深秋的初雪，它的顏色像寂靜一樣的白。

薩布洛夫的全身仍舊繼續疼痛，但痛得還輕微，並不像全瘡傷口那麼峻烈。至於醫院的寂靜，實際上並不真寂靜。傷兵有的拍進有的拍出，甚至有時還有人狂呼。不過薩布洛夫經過了史達林格勒的爭奪戰之後，祇覺這些聲息都是寂靜了。

醫院裏為他治療，為他洗濯，喂他飲食。實際上他祇是此間傷兵之一，並沒有人對他特別發生興趣。根據醫院記載他是從伏加河彼岸送來的，病情是：腦傷，滿身青紫。現在他已漸就痊癒，且是一切的經過是怎樣的；他是怎樣，可以會沒有死，是怎樣被……；並沒有一個人曉得。……護隊員自另一班救護隊員手中……受過失，送到醫院裏而已。當……自己詢問醫生……是怎樣到此地醫院裏來的？醫生祇是聳聳肩，說道：「等你出院回到部隊裏再去打聽吧！我沒有話可以回答你。」

薩布洛夫竭力回想，也是沒有用。他祇記得如何扼殺了瓦西列夫，如何一塊一塊地卸除身上壓着的磚。下文如何却全不記憶了。當時之恐怖的感覺和身體上的痛楚以及無可奈何的景象，在現在身體逐漸痊愈之後已不能使他緊張。不過在意念之中當時的經過祇像是可能的一段事，而且一定是很痛苦的一段事而已。自然，他知道在戰爭中是有間隙的。不過到目前爲止，他祇是認爲這是一個可能的事故而已，却不道此事會發生在他的身傍，而且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尤其是在史達林格勒這個地方。按說此地所遭受的苦難是那樣深切，人人都焦頭爛額；不要說去做背叛國家的勾當，即使動一個背叛國家的念頭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於是對自己的一種脅迫。當他迴溯一個月來率領全營作戰的經過，想起一班圍繞着他的同胞們；有的較勇，有的較弱；有的傲榮，有的馴順；但是一個個的心底裏差不多都懷着一腔高尚的熱忱，準備爲這一座名城而死，雖然其中大部份的人對

於這座名城從前並不熟識。當他想到這一月來瓦西列夫始終在他的傍邊，他的迴憶不由得暗淡了。

寂靜在病院裏可算是一種唯一的良藥，薩布洛夫確曾經很需要它。雖然他的體健已在逐漸恢復，但他在寂靜中實在感到了安逸，所以他也並不想破壞它。實在是因爲在史達林格勒的最末一個星期裏他太忙亂了：他忙於發號施令，高聲喊叫，訓話開導並辯論舌戰；所以在這個病房裏他反以默不做聲而出名。他躺在病床上一聲不響，什麼話都不願意說。

第八天的清晨，忽然安孃用着輕得沒有聲息的步伐跑進了這間病房。她經過了一排一排的病床，直奔向薩布洛夫這裏來。她坐在薩布洛夫的腳邊。薩布洛夫仍舊還不願意說話。他望着她的可親而顯得疲乏的面龐，望着她放在膝頭上的兩隻手，望着她的明眸。她也正注視着她，而她的眼睛好像在表示——她是從千里之外直奔此地的。他仍舊不開口。她起初也並不說話。過了一分鐘她說話了，並且

滔滔不絕地一切話都說出來了。她講因爲他很長的時間查無影踪她是如何的着急，馬思連尼柯夫如何追蹤去尋他，居然在蘇軍陣地與瓦西列夫裝得洛夫兩人死的地點中間尋到了他，但已不省人事。

薩布洛夫，仍舊想不起當時是如——想必是當時他把磚塊都移開，竟開始迷迷糊糊地向歸途爬行的。不過奇怪在現在竟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接着安孃又講給他聽——如何將他抬回營去，她那時看見了他的担架，如何走近他。安孃一面說話一面望着他。現在她已不似從前那樣羞澀胆小了。

安孃說：「當我看見你躺在担架上時，我以爲你已經死了，直嚇得我幾乎魂靈出竅。我一直與你接吻，也不知接吻多少遍。那時你將眼睛睜開了，但又立刻閉攏。此後我再與你接吻，而你眼睛沒有再睜開過。」

後來安孃又講——她如何同着救護隊隊員帶他乘渡船過江；因爲當時

天已破曉，敵人一直向他們射擊。她說：

「天已簡直完了，他們放槍放得不得了。你還記得嗎？」

「記得。」

「當時我非常害怕，」——安孃接着說——「可稱是在最近這些日子裏第一次這樣害怕。過了河之後，我叮囑救護隊員務必將你送到這個病院來，並叫他們好好地伺候你，因為我是要上這裏來的。就這樣我與你在河岸上分手了。可是大概他們忘記了我的託付，因為他們應當對於人人都同樣關心。」

「那要麼你何以竟好久沒有來呢？」薩布洛夫去問。

安孃用着一種感覺對不起人的聲調回答說：「你曉得，我未能如願呢！當我與你分手後，我又渡過河去，那時還想當夜即來看你。那知渡船被敵方擊毀了。而彼岸的傷兵又被救出了很多。在沒有將他們完全護送過河以前，決不得不在那裏照料他們。一直又照料了他們整整六天。……你

現在覺得好些了嗎？」

「是的，好些。今天我已坐起來了，並且還下地試步，不過究竟還不行。大概是，我的腿壓傷得較重。」薩布洛夫回答。

「大概是吧！」安孃也同意他的說法。

他們兩人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安孃又說道：

「你知道，我母親也在這裏。」

「你早就和我說過……所謂此地，是不是就在這個村莊裏？」

「是的。關於你的情形我已告訴了他。她也想來看你，但我還是獨自來了。」

「關於我，你究竟對母親講了些什麼？」

「一切！」

她說這兩字時，說得很危險，所以薩布洛夫相信她一定講得很多。

安孃接着說道：「我有一樁榮幸的事！你知道，我也得了勳章了！」

「是嗎！在那裏？已經發下來了嗎？」

「是呀。」

「給我看看！」

安孃將白褂子脫下，露出在她的坎肩上鑲着一個閃閃的紅勳章；這勳章不但是鑲着一些都沒有破損，與他的相較簡直大不相同。

安孃自己也斜視着這個勳章。臉上顯露着得意非凡的喜氣。薩布洛夫不由得微笑了。她見到他微笑，於是也報之以微笑。

薩布洛夫以肘着地抽起了些身體

「親愛的！」——安孃說。同時她用兩隻手很親熱地搭在薩布洛夫的肩頭，但又俯首嬌羞地又叫了一聲「親愛的。」

薩布洛夫突然移去了她的一隻手，與她接了一個長吻。她不禁面頰上籠罩了一層紅雲，但是一隻手並沒有抽開也沒有縮回，繼續用一種感覺着幸福的目光注視着他。

第一卷 第一期

論政談藝

新知逸史



歡迎批發

歡迎訂閱

南風之薰兮……………黃天鵬

民國前革命黨人的文學……………陸丹林

總理運動廣東獨立始末……………馮自由

台灣大革命運動……………羅香林

美國處置戰後德國意見……………瑜珈

閒話倫敦……………趙敏恆

蔣山青·秦淮碧……………易君左

司馬懿論……………祝秀俠

張難先先生(人志)……………王興瑞

戰地(小說)……………謝冰瑩

米龍老爹(莫泊桑)……………徐蔚南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朱新民

春 商風筆談會……………盧前等

季 今年的希望……………老舍

特 新年憶北平……………孫伏園

輯 元旦日記……………蘇雪林

第一卷 第二期

南風競矣張我撻伐……………李浴日

對日戰爭最後的階段……………瑜珈

誹謗的由來及其他……………黃巖華

懷念坪石……………楓園

方輿圖……………老向

廣府釋名……………羅香林

美國的繪畫……………影子

川陝游蹤紀佛像……………錢公來

詩與山水游……………邵祖平

番裝入藏記……………陸筱丹

做了三個月的典獄長……………非素

記檀香山自由新報……………馮自由

史實的訂正……………陸丹林

意外的書信……………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朱新民

第一卷 第三期

如何從中國反攻……………瑜珈

論新詩內容與形式……………李辰冬

東吳良輔願瑤……………祝秀俠

擬王僧虔論書……………汪辟疆

巴山夜雨滾秋田……………易君左

漢唐遺鏡讀影小記……………李鼎芳

李自成靈徵父女文學……………冀野

蜀居隨寫……………曙山

一個傳教士的自白……………李約翰

人老珠黃(莫泊桑作)……………徐蔚南

公開的祕密……………謝冰瑩

夜以繼日(西摩諾夫)……………朱新民

談談「黃花崗」劇……………陸丹林

來鴻……………讀者

# 南風徵稿簡則

- 一、本刊為綜合性雜誌以論政談藝為經新知逸史為緯除約海內外專家經常撰述外歡迎外稿
- 二、本刊特闢下列各欄
  - (甲)時事論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國際等論評
  - (乙)文史叢載：包括藝文史地隨筆游記掌故逸聞書評序跋考據札記金石書畫等文章
  - (丙)世界名著：包括國際時論摘要又藝理論小說戲劇散文等譯述及介紹
  - (丁)抗戰史料：輯錄軍興以來殺敵守土可歌可泣事蹟或傳英雄義士或論戰役戰略以供修史資料
  - (戊)特輯：每年擬刊二號性質應時勢需要而定
- 三、來稿請用格紙或十行紙直行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如係譯稿并請註明原文題目及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四、來稿除特約者外概以一萬字以內為限并請註明姓名及通信處揭載時如須以筆名發表者亦請附註
- 五、本刊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如須退稿須附足郵票
- 六、來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酌致四百元至八百元之報酬已先在他處發表或一稿兩投者恕不致酬
- 七、惠稿請寄重慶中山三路二〇六號南風社編輯部

# 南風

第一卷 第四五期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出版

出版者 南風社

發行人 黃天鵬

編輯者 南風編撰委員會

編撰委員 潘公弼 陸丹林 徐蔚南 曾虛白

祝秀俠 謝冰瑩 鄒孟暉 黃天鵬

總經售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二三四號  
電報掛號：六六七四

## 訂閱本刊優待辦法

- 一、訂閱本刊，均作自由定戶。
- 二、每月先繳銀壹千元，款到即出收據，每期按定價九折計算，款盡時結算通知。
- 三、本戶對定戶，於每期出版後儘先寄奉，不寄郵資免收（掛號郵資另加）。
- 四、定戶來款，請匯寄重慶中山三路二〇六號南風社。郵票以五元者為限十足通用（向本刊總經售處新生圖書文具公司訂閱亦可）。

## 廣告價目（每期計算長期另有優待辦法）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裏封面外面	一萬四千元	八千元	四千五百元
普通	文中插頁	一萬一千元	六千元	三千五百元

本期定價 國幣三百元正

重慶

中國國貨公司

◁ 營業要目 ▷

手帕	毛巾	服裝	布疋	呢絨	綢緞
兒童玩具	教育用品	五金搪瓷	內衣襪子	玻璃磁器	棉毛織物
紅綠名茶	化粧飾物	旅行用具	皮件幅鞋	各色名酒	罐頭食品

——民族路二四一號——

內政部備案註冊登記證警字第九八一九號  
屬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東川執照一〇五〇號

定價每冊二百元